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七十一

方伎

易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又云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則屈伸往來惟聖人神明其德者知之然聖人明其理不顯其數故靡得而闚也中古以降始興技術推步家有甘公石德易數有京房李尋醫有扁鵲和緩相人有唐舉許負之徒類以術自見於世言

休咎禍福多驗然其學不傳傳者悉多詭誕難可根究夫子不語怪神豈無謂哉然時以其有驗于事探測隱遠決定猶豫前世亦以此神之昔兩漢承秦絶學之後大義不明雜用符讖士之懷挾道藝者莫不馳騁穿鑿爭談之矣自茲以後言經術者率用奇文小數破碎大道造爲元命苞七經緯諸書傅會不經雖通儒如鄭興賈逵猶或不免豈非好尚積習使然歟方今

聖明御世崇大道而絀小數士之言陰陽禍福者葢幾
幾乎息矣兹據前代所可見者著於篇令人得依類
以考焉志方伎

開封府

南北朝許遵雍丘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其
驗若神齊神武引爲舘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
死是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惜之芒陰
之役謂李業興曰賊爲水陣我爲火陣水勝火我

必敗果如其言其子暉亦學術數遵嘗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

隋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知名文帝以為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召視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欲相迎聞許智藏至為之奈何明夜復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腑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其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矣俊數日

果死上奇其術賚物百段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於時仕爲兖州軍長史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後拜上儀同三司封賀川縣伯

唐甄權扶溝人以母病究習方書仕隋爲秘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嶔苦風患不得引弓權謂曰將弓箭向垛一箴可以射矣果如其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其飲食訪其藥性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所著有脉經針方

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甄立言權之弟爲太常丞杜淹患風毒發腫帝遣立言視之立言曰從今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患腸胃脹滿彌二歲不愈立言診之曰其腹内有蟲誤食髮致之因令餌雄黄少頃吐一蛇如人手小指無目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録驗方五十卷

五代趙修己浚儀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

滑州節制李守貞表為司戶參軍留門下每從守
貞出征占候軍事多中奏試大理評事賜緋後守
貞鎮蒲津陰懷異志修己屢以禍福諭之不聽遂
辭疾歸明年守貞果叛幕吏多伏誅獨修己得免
周世祖鎮鄴奏參軍謀會隱帝誅楊邠等將害世
祖修己知天命所在勸世祖曰雖欲殺身成仁何
益於世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
天所與也世祖然之遂決渡河之計及即位改鴻

臚卿遷司天監

宋楚衍開封人少通四聲字母又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算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陰陽星書之數間語休咎無不中召試宣明補司天監學生遷保章正天聖初造新書擢衍為靈臺郎與宋行古等九人製崇天書進司天監丞入翰林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書十二卷卒無子有女亦善算術

許希開封人以醫為業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効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即愈左右爭以為不可諸黄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所著有神應鍼經要訣行於世

明周溥字文淵其先浙江會稽人徙居汴城溥頴敏嗜學及長患羸自度弗起遇南郡高子明療之而

愈溥遂從子明傳黄帝扁鵲之脈書及諸秘方溥受之且録且讀三年為人診視療治多驗於是四方迎謁者絡繹不絶其贈貽粟帛之外奇物異玩悉謝不受發明素難及東垣丹溪之義為書一編名曰方法考源復著用藥歌括若干首

李信字用誠祥符人精幼科醫術一視則生死立決門懸金鐘為號至今汴人猶稱為金鐘李氏云

劉烜字文華祥符人幼喜醫受學於同郡李寛久

之盡其術嘆曰神聖工巧非可以言辭求天運物
理必待夫體察明著遂以醫名累試輙效
張路號平山祥符人工畫人物獨絶一時并李空
同文左國璣字稱三絶云
歸德府
宋王懷隱睢陽人初為道士居汴之建隆觀善醫太
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
官使命懷隱與副使王祐等編類經驗方書每部以

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百卷太宗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

金張從正字子和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起疾救死多效興定中召補太醫居無何辭去日遊㶚水上集醫書凡十四卷名曰儒門事親

明皇甫仲和睢州人精於天文之學洪武中以薦歷陞欽天正永樂中從成祖征伐至漠北不見敵上欲還師命仲和占之對曰今日未申間敵當至曰

勝負何如對曰王師始卻而終大振日中敵不至復召問仲和占對如初頃之諜報曰敵大至矣時初獲安南神鎗敵一人直前又二人繼之皆中鎗死敵衆齊發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少卻乎廣率精兵直前砍其馬足敵稍卻而疾風揚沙不相見敵引去上欲乘夜班師仲和曰不可明日敵必來輸款俟從容返駕而歸昧旦敵果詣軍門謝曰不知乘輿在是上命賜以幣帛乃還

彰德府

晉黄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父沈善天文秘術泓習其業永嘉之亂避居幽州聞慕容廆法政修明虚懐引納乃率宗族歸之廆待以賓禮引爲参軍指説成敗事皆如言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石虎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不過二日必潰宜嚴爲追擊之備皝曰今冦盛言敗何也泓曰勿疑及期石虎果退皝益奇之

南北朝趙輔和臨漳人明易善筮爲齊神武舘客神
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
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
年在衆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惟王家用之
則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
車顧云以此地爲定即義平陵也大寧武平日筮
後宫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
爲儀同隋開皇中卒

衛輝府

唐尚獻甫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擢太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後改太史局為渾儀監以獻甫為令不隷秘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宫集術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化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為卿厭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矣至秋果卒后嗟異之

懷慶府

漢許負河內溫人善相人周亞夫爲河內太守時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柄貴重矣于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兄代父侯矣我何說侯乎然既巳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亞夫封條侯後有罪國除果餓死負所著有德器歌五官雜論相行等篇

南北朝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又受易于權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庶子出行博陵太守事不願之官以親老言于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獨往留其家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又為叔德撫背相云公毋悒當終為吏部尚書後皆如其言

張子信河內人少以醫術知名大寧中徵為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大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

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于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今夜有人喚勿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是夜瑯琊王五使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難作永洛乃免

馬嗣明河內人少博綜經方為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卲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為診脈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瘥然脈候不出一年便

死後數日楊邪並侍讌内殿丈宣云邪子才兒我欲以一郡予之奏云馮嗣明稱大寶脈惡一年内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

河南府

周伶州鳩周樂官景王二十三年將鑄無射單穆公諫以為不可王問之州鳩對曰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細大不踰曰平於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

德音不踰以故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者非臣之所聞也王嘉其言弗能用卒鑄大鐘明年鐘成伶人告和王問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臣聞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匱財用罷民力臣不知其和也王曰爾耄矣何知州鳩乃退其鐘竟不和

叔服周大夫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即位王使叔服如魯葬僖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

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後皆如其言

扁鵲盧氏人姓秦名越人視病盡見五藏癥結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入視出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常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居二日半簡子寤賜扁鵲田四萬畝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

五會有間太子蘇服湯二旬而復故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曰在血脉後五日曰在腸胃桓侯不應後五日望見桓侯而退走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桓侯遂死扁鵲名聞天下

三國杜夔字公良河南人漢靈帝時為雅樂郎以疾歸後曹操薦為軍謀祭酒叅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素善鐘律聰思過人至是研精遠考備作樂

器紹復先代古樂夔之力也入魏為太樂令協律都尉嘗思鑄鍾與柴玉更相毀捴令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為妄也其弟子河南張泰桑馥邵登俱至太樂丞

趙達河南人少從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嘗事孫權治九宮一算之法權嘗出師令其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是見薄禄位不至初有人難達術為妄者達令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

立定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爲具食謂曰倉卒
乏酒又無佳肴如何達因取盤中箸再三縱橫之
笑曰君家東壁下有酒一斛鹿脯三觔何以無辭
主人慚謝曰以君善射覆故相試耳后達死孫權
索書不得發棺視之亦無所得其術遂絶
晉孟欽洛陽人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爭赴之苻堅
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
讌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去頃之有告

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去或有兵衆拒戰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

唐明崇儼偃師人少從父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崇儼盡得其術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盛夏帝思雪崇儼端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進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使人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

中得百錢

張文仲洛陽人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則天初文仲爲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痛衝脅則難救已而果然文仲尤善療風疾則天嘗令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疾諸方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有百三十四種氣有八十四種病者春末夏初及秋暮月可使洩乃不困劇於是撰輕重

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

殷文亮洛州人為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為小兒衣以繒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木妓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木小兒不肯把杯飲未竟木妓歌管連催莫測其神妙也

五代王處訥洛陽人少時遇老叟煑食如麪令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處訥留意星書占候之學所言多驗漢乾祐初為尚書博士入周累遷

司天監

僉李慶嗣洛陽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大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卧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甚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活人書二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傳於世

明何宜健洛陽舉人仕阜城知縣以病歸遂究心岐黄之術其效如神凡診視無不立判死生

南陽府

漢張機字仲景涅陽人學醫術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嘗見侍中王仲宣曰君年至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落脫落後半年必死宜服五石湯庶可免也仲宣時年二十餘聞而惡之雖受方不飲居數日復見機佯曰五石湯已飲之矣機曰觀君氣色非飲藥者何輕命欺人如此邪後二十年仲宣果如所言而死機著

傷寒論十卷推本素問之旨華陀讀而善之曰此
真活人書也機又著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併傳
于世
汝寧府
漢許揚字偉君平輿人少好術數先為酒泉都尉王
莽時乃變姓名為巫醫莽敗乃還汝南舊有鴻郤
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太守鄧晨
欲修復其功聞揚曉水脈因署為都水掾使典其

事揚因髙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竣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豪右大姓有不便因譖於晨收揚下獄械輒自解晨驚放歸值天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相照時人異焉後病卒晨於都宫爲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而祀之

郭憲字子横汝南人明陰陽推步之學建武中爲光禄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噀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

此歇之後齊果有火災與郊日時皆同過大雨而

熄雨有酒香

許曼平輿人祖父峻善卜占之術自云少嘗篤病

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

方術病遂愈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

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

之後君當爲邊將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

將軍南征延熹五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

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其占

晉隗炤汝陰人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窮甚莫鬻宅也後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炤亡後其家大困之欲鬻宅憶夫言輙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良久乃悟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嘆告炤妻曰賢夫自有金知亡後當蹔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

告者恐金盡而困無巳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
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埋在堂東去
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郭黁西平人少明易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熈
問黁曰其祥安在黁曰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一當
反國一死此城歲餘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
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
王貞叛黁勸光襲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

所難磨曰若其不捷磨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克也
左丞為無謀矣光從之果克

隋董展字伯仁汝南人以才藝稱鄉里號為智囊官
至光禄大夫殿中將軍尤長于畫雖無祖述不愧
前賢夙德名流見者失色與展子虔齊名

汝州

唐孟詵汝州人舉進士垂拱初為鳳閣舍人詵少好
方術嘗於侍郎劉禕之家見所賜金謂禕之曰此

藥金也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神龍初致

仕歸伊陽山以藥餌爲食睿宗立召至京師欲授

官固辭景雲三年詔有司每歲春秋給羊酒糜粥

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改所居爲子

平里所著有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傳於世

陳州

宋閻士安陳州人以醫術爲助教工畫墨竹筆力老

勁名著當時

許州

漢劉根頴川人隱居嵩山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其術太守史祈以爲妖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驗則生否則死根曰無他能頗能役鬼耳祈曰促召之根于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及近親數十人皆面縛向根叩頭曰小兒輩無狀分當萬死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亡靈邪祈惶懼悲哀頓首流血

請自甘羅根默不應忽俱去不知所在

唐杜生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生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旁蔞代之乃往折蔞見亡奴伏其下獲之他日又有奴亡者生令持錢五百伺于道見進鷂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因往取之而得亡

奴衆以爲神

張憬藏長社人善相技與袁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郎中裴珪妻趙氏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没入掖廷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此後三日貶台

州刺史

宋楚芝蘭襄城人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水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伎詣闕自薦以占候有據擢翰林天文授樂源主簿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于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建五福太一宮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祗事何必

遠去江外乎衆論不能奪遂從其議屢以占候有

驗累遷至工部員外郎

禹州

南北朝褚澄字彦通陽翟人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

拜駙馬都尉善醫術齊高祖建元中爲吳郡太守

百姓李道念以公事至郡澄望而謂曰汝有異疾

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曰汝病非

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

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能動開視之一雞雛也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尚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雞如前者十有三疾遂差當時稱妙歷遷左戶部尚書所著醫論十篇世稱褚氏遺書是也

褚該字孝通陽翟人幼而謹厚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奭死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者無虛日天和初位

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子則傳其家業

唐吳道元陽翟人仕爲兖州瑕丘尉少學書于張旭賀知章不成因工畫其筆法超妙爲百代畫聖𤣥宗召入供奉爲内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

明王金字芝山陝西西安人年十七遇道人墮水救歸嚴事之已而道人攜入終南授以奇秘試輒有

驗時世廟好方伎金以白衣召見言三元大丹稱
旨與陶仲文邵元節並稱榮寵歴官太常出入禁
闥二十年依新鄭高文襄以居遂為鄭人李夢陽
贈以芝山子辭云

鄭州

周裨竈鄭大夫靈王十八年竈與子羽晨過伯有之
門見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
降婁降婁中而旦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不及此

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至是鄭人殺伯有如其期焉又景王十二年陳災是時陳已爲楚所滅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産問其故竈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災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故曰五十二年及敬王四十一年楚公孫朝果滅陳

南北朝𩔖紹滎陽人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卜

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先起既而如紹言

隋劉祐滎陽人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如合符節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書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帝善之又著陰策等書數十種行於世

光州

漢高獲字敬公新息人少游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光武即位嘗欲用爲吏三公爭辟皆不就獲善天文曉遁甲能役鬼神時郡大旱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郡督郵明府當自北出三十里亭雨可致也從之果大雨

河南通志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七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河南通志卷七十二

藝文一

古詩首十五國風而在豫者居半二雅若賓筵抑戒為衛武詩崧高為申伯作商頌五篇作於殷傳於宋皆不出豫土詩教之興由來懋矣漢梁孝王好辭賦招致齊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亦自蜀往一時文學之士稱彬彬焉自東漢迄趙宋

歷代建都汴洛河嶽之氣發為人文生斯土者才儁迭出而四方宦遊輻輳鴻篇雅奏中土藝文之選裒然成集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其應運而出有非偶然者哉

朝文教覃敷崇尚博洽摛筆之士類能揚扢風雅鼓吹休明炳炳麟麟日新月盛矣謹集前後藝文諸體掇其尤者載之志藝文

賦

漢班固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横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絶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

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
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
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
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
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
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
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
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
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
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
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
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
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
矣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
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
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

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於是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歴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龢鑾玲瓏天官景從寖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燄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

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洩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耀朱垠殊方別區界絶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内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㑌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

臣醉降煙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
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
之將萌而急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
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
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
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絍男務耕耘器用
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
金於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
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
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
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
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
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
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
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
子頌識舊典又徙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

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陲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輳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

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靈臺詩曰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寶鼎詩曰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白雉詩曰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東京賦　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憮然有閒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胷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鄙孤臣而悝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

氏搏翼擇內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
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
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乃搆阿房起甘泉
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
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
崇之又行火焉惵惵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
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毆以就役惟力是視百姓弗
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
圖順天行誅仗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
固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
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
房規模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
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
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
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
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勲彞

娶歷世彌光今指純懿而論庚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詎宜無媿於往初故敝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周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悟乎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奄總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虛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長弘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

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
宅故宗緒中圮巨猾閒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
安天位於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
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
除欃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
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
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
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啟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
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
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
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
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
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脩竹冬
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鵃春鳴雎鳩
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靈臺龢歡安福謻門
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

侯脩敕九龍之内寔曰嘉德西南其户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籞淥水澹澹内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鼈蜃與龜魚供蝸䗍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器舉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宫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褫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泊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以二潤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軯礚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

時觽磬躍已下雕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幾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勸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潔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

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結飛雲之袷
輅樹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
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鍐鏤
鍚方釳左纛鈎膺玉瓖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
貳轄疏轂飛軨羽蓋葳蕤葩瑵曲莖順時服而設
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迆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
乘軒並轂兼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
發鸞旗皮軒通帛綪旆雲罕九斿闟戟轇轕髶髦
被繡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
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囐戎士介而揚揮戴金
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
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及乎郊畛咸夏后之致
美爰敬恭於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
䨻䨻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
望咸秩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神歆馨而
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

以作配辦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推尊赤氏之
朱光四靈憑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
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
物牲辨省設其楅衡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
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
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脉
起乘鸞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躬三推於天
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
兆民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
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
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張
大侯制五正設三之厞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
於是皇輿夙駕輦於東階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
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
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
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雕弓斯

發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
滌饕餮之貪慾仁風行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日
月會於龍魏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
忻於春酒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
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
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
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
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
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
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於上林結徒為營叙和
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
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敫
鵝鶴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馭不詭
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
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
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

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
荒允文允武薄狩於敖既璪璪焉岐陽之蒐又何
足數爾乃卒歲大儺敺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
茢倀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
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
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
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
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度
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
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和庶
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
穡於原陸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
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
而懷古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既春游以
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
稌嘉田畯之匪懈行致賚於九扈左瞰暘谷右睨

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超萬世而大舉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圃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凰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變丁令南諳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古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樸素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以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褘而蓋嘆莫為雖時也故曠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涉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游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

揚烈光燭狹三王之趫趨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
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值余
有夫馬之疾不能究其指詳故粗爲賓言其梗槩
如此若乃流遁忘返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罹其
咸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瓶之智守
不假器况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
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
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
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
顧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走
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
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
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畋不麑胎草木蕃廡鳥獸
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
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
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

二八而成謌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茍好勦民以婾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牆填塹亂以收罝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祗以昭其愆尤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廷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鼃咬而眾聽或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酲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

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玆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張衡南都賦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為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湯谷涌其後清水盪其胷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隋珠夜光銅錫鉛鍇赭堊流黃綠碧紫英青雘丹粟太一餘糧中黃縠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遊女弄珠於漢皐之曲其山則崆峣嶱嵑嵣㟐嵾嵯岝崿嶵嵬嶔巖屹嶇幽谷嶜岑夏含霜雪或嵓嵼而纚連或豁爾而中絕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坂坻巀嶭而成甗谿壑錯繆而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隈玉

胥淼溢流其隅崑崙無以參閩風不能踰其木則
樫松楔櫻楔柏杻橿楓柙櫨樜帝女之桑櫧枒栟
櫚楰柘檍檀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布綠葉之萋萋
敷華蕤之蓑蓑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攢
立叢駢青冥盱瞑杳靄蓊鬱於谷底森蓴蓴而刺
天虎豹黃熊游其下彀玃猱挺戲其巔鸞鷟鵷雛
翔其上騰猨飛鸓棲其間其竹則鐘龍箽篾篠簳
箛箟緣延坻阪澶漫陸離阿那蓊茸風靡雲披爾
其川瀆則泌瀄瀑濜發源巖穴潛瀘洞出沒滑瀎
潏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括趣歙箭馳風疾流湍
投濈砏汃栅扎長輸遠逝滲淚減汨其水蟲則有
蠳龜鳴蛇潛龍伏螭鱘鱣鰋鯔鼉鼊蛟蟃巨蜯函
珠駮蝦委蛇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貯
水渟洿亘望無涯其草則有蘸苧薠莞蔣蒲蒹葭
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從風發榮菲披芬葩其鳥則
鴛鴦鵠鷖鴻鴇駕鵞鶬鴰鵁鶴鷫鷞鶤鸕嚶嚶和

鳴澹泱隨波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脈
連堤塍相帽朝雲不興而潢潦獨臻決渫則暵為
溉為陸冬稌夏穱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
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若其園圃則有
蓼蕺蘘荷諸蔗薑䔰菥蓂芋瓜乃有櫻梅山柿侯
桃梨栗梬棗若榴穰橙鄧橘其香草則有薜荔蕙
若薇蕪蓀萇晻曖蓊蔚含芬吐芳若其廚膳則有
華薌重秬滍皁香秔歸雁鳴鷄黃稻鱻魚以為芍
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卵夏筍秋韭冬菁蘇蔱
紫薑拂徹羶腥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
寸浮蟻若蓱其甘不爽醉而不酲及其糾宗綏族
禴祠蒸嘗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於蘭
堂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琢琱狎獵金銀琳瑯侍者
蠱媚中褠鮮明被服雜錯履躡華英儇才齊敏受
爵傳觴獻酬既交率禮無違彈琴擫籥流風徘徊
清角發徵聽者增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接

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於陽瀕朱幃連綱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蠱便綽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於是齊僮倡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修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翩緜緜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蹴躡蹁躚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為新聲寡婦悲吟鵾雞哀鳴坐者悽欷蕩魂傷精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騄驥齊鑣黃間機張足逸驚飈鏃析毫芒俯貫魴鱮仰落雙鶬魚不及竄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汰瀺灂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追水豹兮鞭蝄蜽憚夔龍兮怖蛟螭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荒收歡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乃游觀之好耳目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舉夫南陽者真所謂

漢之舊都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視魯縣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譏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察玆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於其宫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聖皇之所逍遥靈祇之所保綏章陵鬱以青蔥清廟肅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温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爾其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揵陷扃蹈咸陽髙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闕門反距漢德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庀王職縉紳之倫經綸訓典敷納以言

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於是乎鯢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葳蕤建太常兮排排駟飛龍兮騤騤振和鑾兮京師總蕩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枚乘 梁王兔園賦

修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並馳道臨廣衍長冗坂故徑於崑崙貇觀相物芴焉兮青似乎西山西山隑隑卹焉巃巃嵳嵬崣嵾崟巖等蓯蘢蹤焉暴熛激揚塵埃蛇龍奏林薄竹遊風湧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紛紜紜騰踊雲亂枝落輩散摩來幡幡焉谿谷沙石涸波沸日浸浸疾氣派連焉轔轔游發讚非菲閩閩讙擾昆雞蝭蛙名庚容切別烏相離哀鳴其中若乃附巢蹇鷙之傳於列樹也欐欐若飛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

山鵲野鳩白鷺鶻鵃鶴鷄鶵鷹翡翠鴝鵒守狗戴勝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屬翱翔羣熙交頸接翼闟而未至徐飛拉搭往來霞水離散而沒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也予之幽冥究之乎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及其燕飾子相與雜遝而往款焉車馬接軫相屬方騖錯轂接夫何躁[illegible]白奮增絕林物鳥翟之遑而未發因更[illegible]遠[illegible]奔隧林[illegible]羽蓋繇起被以紅沫濛濛若雨委雪高冠扁焉長劍閒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衰遊觀西園之成宮闕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取含苴復取其次顧賜從若於是從容安步鬬雞走兔俯仰釣射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鄭女衛之姣人[illegible]袒裼錯紆連袖方路摩貤長髲便娟數顧芳溫往來接神連未結已諾不分縹併進靖儐笑連便不可忍視也於是婦人先稱曰春陽生

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不能歸桑萋羅織中人望奈何

傅毅洛都賦 漢

惟元之運會世祖受命而弭亂體神武之聖姿握天人之契贊尋往代之規兆仍險塞之自然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臯之嚴阻扶二崤之崇山分畫經緯開正塗軌序立廟祧面朝後市數息起雰霧奮袂生風雨覽正殿之體制承日月之皓精騁流星於突陋追歸鴈於軒軨帶螭龍之疏鏤垂菡萏之敷榮顧濯龍之臺觀望永安之園藪渟清沼以泛舟浮翠虬與元武桑宮繭館區制有規后帥九嬪躬勑工女近則明堂辟雍靈臺之列宗祀揚化雲物是察其後則有長岡邙阜屬以首山通谷岅岢石瀨寒泉於是乘輿鳴和按節發軔列翠蓋方龍輈備五路之驂服攬三辰之旗斿傅說作僕羲和奉時千乘雷駭萬騎星鋪絡繹相屬揮沫揚鑣羣仙列於中庭發魚龍之巨偉羨門揿

鼓侄佺操麾講武農隙較獵圃田搜幽林以集禽激通川以御獸跨乘黄射遊麋弦不虛控目不徒眄解腋分心應蔚殪夷然後弭節容與淥水之濱垂芳餌於清流出旋瀨之潛鱗

陽殿賦 李尤德

開三階而參會錯金銀於兩楹入青陽而窺總章歷戶牖之所經連壁組之潤漫雜虬文之蛇蜒爾乃周閣迴匝岐樓臨門朱闕巖巖嵯峩槩雲青瑣禁門廊廡翼翼華蟲詭異密采珍縟達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行欝茂以蓁蓁鴻雁沛裔而來集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蒲萄安石蔓延蒙籠橘柚含桃甘果成叢文梲暉水光照煌煌

函谷關賦

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據中混無外之盪盪兮惟唐典之極崇萬國喜而洞洽兮何天衢以流通襟要約之險固兮制關鍵以擒并其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沐涯浦零中以窮海陸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經

貫越代朔以臨胡庭於西明有隨隴武夷白水江岑沔漢阻曲路由山泉舊水遶澀沐落是經迺周覽以氾觀兮歷眾闕以遊目惟夸闊之宏麗兮羌岌嶻於函谷施雕甍以作好建峻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異巍巍之高崇命尉臣以執鑰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操戈鋋而昔聽蕃鎮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苗流嘉尹喜之望氣知真人之西遊覓物色以遮道為若書而背留自周徹之東遷秦虎視乎中州文馳齊而懼追譎雞鳴於狗偷雖背魏而西逝托食衣以免搜大漢承弊以建德革厥舊而運修准令宜以就制因茲勢以立基蓋可以詰非司邪括執喉咽季末荒戍墮闕有年天憫羣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興再受二祖同勲永平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闕下列九門會萬國之玉帛徠百蠻之貢琛冠蓋紛其雲合車馬動而雷奔察

言服以有識捐繻傳而無論於以廓落度於神聖法易簡於乾坤

魏曹植銅雀臺賦

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

應瑒靈河賦

咨靈川之遐源兮於崑崙之神丘凌層城之陰隅兮賴后土之潛流衝積石之重險兮披山麓之溢浮蹶龍黄而南邁兮紆鴻體而因流涉津洛之坂泉播九道之中州汾頉湧而騰騖兮恒亹亹而徂征肇乗高而迅

逝兮陽侯沛而震驚有漢中葉兮金隄隤而瓠子傾興萬乘而親務兮董羣侯而來營下淇園之豐篠兮投璧玉而流星若夫長杉峻檟茂栝芬橿扶踈灌列映水蔭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珠光

卞蘭許昌宮賦

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嵳峩飛棟列以山峙長途邈以委虵見欒櫨之交錯覩陽馬之承阿轉挾䲹以相因若流風之揚波木無小而不攏材靡隱而不華懿采色而發越瑋巧飾之繁多雙轅承棼丹梁端直明窓列布綺井崩嶷其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修欄蔭於階砌崇棟拂乎旻蒼綺組發華翡翠生光丹草周閤靈木成行非窈窕之至貴孰能升於斯堂坐金人於閶闔列鐘虡於廣庭天鹿軒翥以揚怒獅子欝怫而負楹珍果敷華蘭芷垂榮百璧照曜飛響應聲扣角則春氣至彈商則秋風征

歴神芝之峻觀幸安昌之巍巍進鼓舞之秘伎絕世俗而入微與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翾翾或遲或速乍止乍旋似飛凫之迅疾若翔龍之游天趙女撫琴楚媛清歈秦箏慷慨齊舞絕殊衆技並奏角巧騁奇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戲閑遊觀足登承光坐華幄論稽古反流俗退虛偽進敦朴賓賢良賤珠玉豈必世而後仁在時主之慎所欲

韋誕景福殿賦

瞻大厦之穹崇結層構而高驤修棟嵲以虹指飛甍竦而鳳翔榱桷駢逼以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伏應龍於反宇乘流蘇以飄揚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評觀叢楹負極飛檻承櫟桁梧綺錯粢梲鱗攢芙蓉側植藻井懸川望舒涼室羲和溫房玄冬則煖炎夏則涼總寒暑於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金淵詭貌殊姿列於應門肅有容威若乃離殿別館縈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美百號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

步雕華以逍遥時容與於蘭庭又有教坊講肆才士布列新詩變聲曲調殊别吟清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感靈以動物起世俗以獨絶然後御龍舟兮翳翠蓋奏姬櫂歌越女鼓枻詠采菱之清謳奏渌水之繁會

何晏景福殿賦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皆體天作則順時立政至於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大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望祀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越六月既望林鐘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蕪大雨時行三事九司宏儒碩生相與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於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以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

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
世賴其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
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玄
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
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輟農功之暇豫因東師
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
制度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
之汩越肅坻鄂之鏘鏘飛檐翼以軒翥反宇巘以
高驤流羽毛之葳蕤垂環玭之琳瑯參旗九旒從
風飄揚皓皓旰旰丹彩煌煌故其華表則鎬鎬鑠
鑠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其奥秘則蘙蔽曖
眛髣髴退槩若幽星之纚連也既櫛比而攢集又
宏璉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摛
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嗟
瑰瑋以壯麗紛彧彧其難分此其大較也若乃高
甍崔嵬飛宇承霓緜蠻黮䨴隨雲融泄鳥企山峙

若翔若滯峨峨嵷嵷罔識所屆雖離朱之至精猶
眩眠而不能昭晰也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虡
之輪幽華鍾杌其高懸悍獸仡以儷陳體洪剛之
猛毅聲訇磤其若震爰有遐狄鐐質輪菌坐高門
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芸若充庭槐楓被宸綴以
萬年綷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
實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馥芬芬爾其結構
則修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赩如
宛虹赫若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
庸孔多於是列髹彤之繡桷垂蟯蜈之文璫蝹若
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爰有禁楄勒分翼
張承以陽馬接以圓方斑間賦白疏密有章飛柳
鳥踊雙轅是荷赴險凌虛獵捷相加皎皎白間離
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烻烈若鉤星在漢煥若
雲梁承天騶徙增錯轉縣成郛茄蕸倒植吐彼芙
蕖繚以藻井編以綷疏紅葩㶉韡丹綺離婁菌茵

艷翕繊縟紛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於是蔺栭積重窶數矩設櫼櫨各落以相承欒栱夭蟜而交結金楹齊列玉舄承跋青瑣銀鋪是為閨闥雙枚既修重桴乃飾棍梠緣邊周流四極侯衛之班藩服之職温房承其東序凉室處其西偏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故冬不淒寒夏無炎燀鈞調中適可以永年墉垣碭基其光昭昭周制白盛今也維縹落帶金釭此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欽先王之允塞悦重華之無為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之列是準是儀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侯臣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鄰故將廣智必先多聞多聞多雜多雜眩真不眩焉在在乎擇人故將立德必先近仁欲此禮之不僭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朝觀夕覽何與書紳若乃階除連延蕭曼

雲征搖攬邪張鉤錯矩戍栖類騰蛇榴似瓊英如
蟜之蟜如虬之停玄軒交登光灤照明騶虞承獻
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照遠戎之來庭陰堂承
北方軒九戶右个清晏西東其宇連以永寧安昌
臨國遂及百子後宮攸處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
齊嚴音聿求多祜其祜伊何宜爾孫子克明克哲
克聰克敏永錫難老兆民賴止於南則有承光前
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
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
肄之場二六對陳殿巽相當僻脫承便蓋象戎兵
容辭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鎮以崇
臺寶曰永始複閣重闈猖狂是俟京庾之儲無物
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爾乃建淩雲之層盤浚
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淥水浩浩樹以嘉木植以
芳草悠悠玄魚唯唯白鳥沉浮翱翔樂我皇道若
乃虬龍灌注溝洫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篁棲

鵾鷺瀨戲鰋鮋豐佯淮海富賑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籌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儷於是揭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岧嶤岑立崔嵬巒居飛閣干雲浮階乘虛遥目九野遠覽長圖俯看三市孰有誰無覩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饔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觀器械之良窳察俗化之誠偽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也方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為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惟工匠之多端故萬變而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譬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或違乎水臬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騈曲脊附縱横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

不知所斲既窮巧於規摹何采章之未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爍以琅玕光明熠爚文彩璘瑞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崑崙之靈宫將何以乎侈旃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絶流遁之繁禮反人情之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蒼龍覿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總神靈之貺祐集華夏之至歡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

晉阮籍首陽山賦

在玆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飄回以曲至兮雨旋轉而纖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鶗鴂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儔兮慮悽愴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纓委絕而靡尋步徙倚而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修飭而欲往兮衆齷齪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懷分索之情一兮穢羣偽之射真信可寶而弗離兮寧高舉而自儐聊仰首以廣頫兮瞻首陽之岡岑樹叢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梟羣而並棲颺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實因軌而處斯兮焉暇豫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為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細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

豈慷慨而言之

成公綏黃河賦

覽百川之宏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嵯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於曲阿臨砥柱而激湍兮蹈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北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泰自西而起壤兮齊據東而盡疆殷從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卻魏竊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河水德之難量

張協洛禊賦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氳和風穆以布暢百卉華而敷芬川流清泠以汪濊原隰葱翠以龍鱗游魚瀺灂於淥波玄鳥鼓翼於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羣生之樂欣故新服之既成將禊除於水濱於是縉紳先生嘯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柳臨崖詠吟濯足揮手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祁祁車駕岬嵑充溢中逵粉葩翕習緣阿被

消振袖生風捷雜成暉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
采騎齊鑣華騎方轂清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乎長
洲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駕鸞蘭田
朱檀虹舒翠幕蜺連羅樽列爵周以長筵於是布
椒醑薦柔嘉祈休吉酌百兩激清源以滌穢兮
攬綠藻之纖柯浮素蒂以蔽水灑玄醪於中河

潘岳

登虎牢山賦

辭京華兮逕邁將遠遊兮東夏朝
發軔兮帝墉夕結軌兮中野憑修
阪兮停車臨冥泉兮飲馬眷故鄉之遼隔思紆軫
以鬱陶步玉趾以升降凌汜水而登虎牢覽河洛
之二川眺成平之雙皋崇嶺巋以崔崒幽谷豁以
寥寞路遼遠以迢臨林廓寥以蕭餘爾乃仰蔭嘉
木俯藉芳卉青煙鬱其相望棟宇懍以鱗萃彼登
山而臨水固先哲之所哀制去鄉而離家邈長辭
而遠乖望歸雲以歎息將一日而九
迴良勞者之詠事愛寄言以表懷

河陽庭前安

石榴賦

仰天路而高邯顧隣國以相望位莫微於宰邑館莫陋於河陽雖小縣陋館可以遨遊實有嘉木曰安石榴修條外暢榮幹內樛扶疎偃蹇冉弱紛柔於是暮春告謝朱夏戒初新莖擢潤膏葉垂腴曾華奕以先越含榮欝其方敷丹暉綴於朱房緗的點乎紅鬚煌煌煒煒熠爚委累似琉璃之棲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光明燐爛含丹耀紫味滋芳神色麗瓊蘂遥而望之煥若隋珠擢重淵詳而察之灼若列星出雲閒千房同膜千子如一禦渴療饑解酲止疾既乃攢乎狹庭載阨載褊土階無等肩墻惟淺壁衣蒼苔瓦被駁蘚處悴而榮在幽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羞於王公薦於鬼神豈伊仄陋用渝厥貞果猶如之而況於人

張載濛汜池賦

麗華池之湛淡開重壤以停源激通渠於千金承瀍洛之長川挹洪流之汪濊包素瀨之寒泉既乃北通䧢泉東入

紫宫左面九市右帶闤闠周墉建乎其表洋波洄乎其中幽瀆傍集聮流獨注仰承河漢吐納雲霧緣以彩石殖以嘉樹水禽育而萬品珍魚產而無數蒼苔汎濫修條垂幹綠葉覆水玄蔭軫岸紅蓮煒而秀出繁葩艷以焕爛遊龍躍翼而上征翔鳳因儀而下覿想白日之納光覩洪暉之皓旰於是天子承玉輦時遨遊排金門出千秋造綠池鏡清流騁華蓋以逍遥覽魚釣之所收纖緡挂而鱣鮪來芳餌沉而鰋鯉浮豐彩踰於巨壑信可樂以忘憂

陸雲登臺賦

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宫三臺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廼作賦云

承后皇之嘉惠兮銜聖宰之威靈肅言詞而述業兮乃啟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兮登崇臺而上征攀凌抵而遂隮兮迄雲閣而少寧爾乃佇眄瑶軒流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嘉生民之亹亹兮望天晷之昭昭歴玉階而容與

兮入蘭堂以逍遥蒙紫庭之芳塵兮駭洞房之迴
䗊類彎𨒟而迮物兮傾冠舉而凌霄曲房縈而窈
渺兮長廊𨻶而蕭條於是迴路逶夷䆳宇玄茫深
堂百室層臺千房闢南牖而蒙暑兮啟朔牖而履
霜遊陽堂而冬温兮步陰房而夏涼萬禽委蛇於
潛室兮鸞鳳矯翼而來翔紛譎譎於有象兮邈悠
忽而無方於時南正司火朱明鬱遂縣車式徐曜
𡎯西壁尋乘陰而增炎兮景望淵而暖昧玩瓊宇
而情恢兮覽八方而思銳陋雨館之常規兮鄙鳴
鶴之遺音仰凌腁於天庭兮俛旁觀乎萬類北濱
浩以滔汰兮青林煥其興蔚扶桑細於毫末兮崑
崙卑乎覆簣於是忽焉俛仰天地既畢寓宙同區
萬物爲一原千變之常鈞兮齊億載於今日彼區
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兮今
何求而有質於是樂近遊薄言儐伴朝登金虎
夕步文昌綺疏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經楚譽

以披蓁椒塗馥而遺芳感舊物之咸存悲昔人之云亡憑虛檻而遠想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鄙春登之有情惡荆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悵將逝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悟廢興而永懷隆期啟而雲升逝運靡其如頹長發惟祥天鑒在晉肅有命而龍飛兮蹦重斯而肇建嘉有魏之欽若兮鑒靈符而告禪清文昌之離宮兮虛紫微而為獻委普天之光宅兮質率土之黎彥欽若皇之承天兮集北顧於乃眷誕洪祚之遠期兮賦斯年於有萬

登北邙山賦

張協

陟巒丘之巑岏升逶迤之修坂迴余車於峻嶺聊送目於四遠靈嶽嶙以造天運罔巖以蹇產伊洛混而東流帝居赫以崇顯山川泊其常存兮萬物化而代轉何天地之難窮兮悼人生之危淺嘆白日之西頹兮哀世路之多蹇於是徘徊絕嶺踟蹰步趾前瞻狼山郤窺大岯東眺虎牢西睨熊

耳邪亘天際旁極萬里莽眇眼以茫昧諒羣形之難紀臨千仭而際看似遊身於雲霓撫長風以延佇想淩天而舉翮瞻冠蓋之悠悠覩商旅之接軫爾乃地勢衺隆丘墟陂陁墳隴㠑疊棊布星羅松林摻映以攢列元木搜寥而振柯壯漢氏之所營望五陵之嵯峩紛紜起而擾攘偉豎登而作歌

向秀思舊賦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踈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予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

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黄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絶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左思魏都賦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異乎交益之士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於辨囿也夫太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蠻陬夷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氓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而子大夫之賢尚弗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

人安安於絶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縲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離以矜然假倔强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踳駮於王義孰愈尋靡萍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劍閣雖嶛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暉况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湄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畧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于時運距陽九漢綱絶維姦回內贔兵纒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燼故荆棘旅庭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伊洛榛曠崤函荒蕪臨菑牢落鄢郢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樂康之於予鄰培塿之與方壺也且魏地若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

歌而美其風雖則亘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
祀而懷舊想於遐年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
冀道開胷殽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川澤迴繚恒
碣砥碍於青霄河汾浩汗而皓溔南瞻淇澳則綠
竹純茂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遰於高巒
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澆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
蘢老里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
隰畇畇墳衍斥斥或寖壘而稜陸或壚閘而拓落
乾坤交泰而烟緼嘉祥微躅而發作是以兆朕振
古蹟祇時昔藏氣識緯閟象竹帛迴時世而淵默
懸時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爰
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
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
都之宇營宇莊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
而爲門有闕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
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為量思重

文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儀拱木於林衡授全模
於梓匠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鈞
繩之荃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躔建社稷
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冈隙而無陂造文昌之
廣殿極棟宇之隆規對若崇山崛起而崔嵬髣髴
玄雲舒蜺以高垂瓌材巨世插壥參差枌橑複結
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支離綺
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霤
時梗概於濾池旅楹閑列暉鑒抰振榱題黮䵢階
陥嶙峋長庭砥平鍾虡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
巖巖北闕南端遒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
秋東啟長春用覲羣后觀享頤賓左則中朝有赩
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雕鎪土無綈
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於前則宣明顯揚順德崇
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
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繇典

刑所藏鵷鷺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
亞以柱後執法内侍符節謁者典璽储吏膳夫有
官藥劑有司肴醳順時腠理則治於後則椒鶴文
石永巷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
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刑宇宙歷象賢聖圖
以百瑞綷以藻詠芒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繢
兹亦等競右則疏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
瀨湯湯弱葼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睒呂梁
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
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
削成上累棟而重霤下冰室而沍冥周軒中天丹
墀臨猋增構峩峩清塵彯彯雲雀踶甍而矯首壯
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
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遥八極可圍於寸
眸萬物可齊於一朝長途牟首豪徼互經晷漏肅
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

罔鶩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淚四門轇轕隆厦重
起馮太清以混成越埃壒而資始邈邈標危亭亭
峻峙臨焦原而弗悅誰勁捷而無恐與罔岑而永
固非有期乎世祀陽臺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
其裏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圃觀宇相臨碩
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桃結陰回淵灌積
水深蒹葭贊雚蒻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
而浚潯羽翮頡頏鱗介浮沉栖者擇木雊者擇音
若咆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籞勒虞箴
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膴
膴坰野奕奕菑畝甘茶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溉其
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蓄為屯雲泄
為行雨水澍稉稌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
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薤芋充茂桃李蔭翳家安其
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而隔踰奕葉內則街衢
輻湊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

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而可濯方步櫚而有踰
召召冠蓋華華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
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其府寺則
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太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
揆華廡齊榮肅肅階闢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代
作楨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
宮之東開出長者巷包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窻
輿騎朝猥蹀殿其中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
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葺墻幕室房廡
雜襲剞劂罔暇匠斵積習廣成之傳無以儔豪街
之邸不能及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
肆以兼羅設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
而畢會抗旗亭之蕘嶭侈所覜之博大百隧轂擊
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
風采之異觀質劑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算材以
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

務物背窾而就攻不衛邪而豫賈若馴風之醇醲
百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賨幏積
[illegible]琛幣充牣闗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派
盈庫而委勁冀馬塡廐而騏駿至乎勑敵糾紛庶
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重襲於旗躍壁
弓弢解槊矛鋋飄英三屬之甲縵胡之纓控弦簡
發妙擬吏贏齊段練而銛戈襲偏裻以讃列畢出
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
鋒績紀鈚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克剪方命
吞滅咆咻雲撤旋換席卷虔劉浸威八紘荒阻率
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惝㦛反旆悠悠凱歸
同飲踊爵普嚋朝無刓印國無賚留喪亂既弭而
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於攝
麾以就卷斟洪範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
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圄圊
寂寥京庾流行於是東鯷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

憓朔北思躧縣縣迴途驟山驟水襁負貴贄重譯貢篚塈首之豪鐻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容祁祁㦸華㦸裔岌岌冠緌纍纍辮髮清酤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溫酎躍波豈肴衎衎行庖皤皤愔愔醧讌酣湑無譁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五莖儛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鞮鞻所掌之音韎昧任禁之曲以娛四夸之君以睦八荒之俗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林不槎枿澤不伐夭斧斤以時罾網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矞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烏三

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合穗以尊
尊醴泉涌流而浩浩騶虞祥以曲成固觸物而無
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俾兆旼旼率土
遷善罔逌沐浴福應宅心醇粹餘糧棲畝而弗收
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奥符命用出翩翩黄鳥
銜書來訊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
器寵玉策於金縢案圖籙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
察五德之所莅璽寸句消吉日涉中壇即帝位改
正朔易服色繼絶世修廢職蕆幟以變器械以革
嘲仁聖明識用玄默非言厚行陶化染學讐校篆
籀篇章畢覿優賢若於揚歷匪蘖形於親戚本枝
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旌則威噲
秩蔚聯翩則華縱春葩英喆雄豪佐命帝室相兼
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故令斯民覩
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
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情綷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

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
領與結繩睢盱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
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篤玄同奚遽不能興
之蹤武而齊其風是故料其建國析其法度誥其
考室議其製措復之而無數中之而有裕非疏觸
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至於山川之倬
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
生之所常厚渴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鶩鵞交谷
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之淵抵抵精衛銜木償
怨當山平千鉅鹿河間列真非一任任出馬昌容
紺色將厖眉速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
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
而林焉男勝壯容衛之推質邯鄲麗步趙之鳴瑟
真定之梨故安之栗[illegible]中山流酒千日淇洹之
苟信淵之東雍丘之[illegible]流之稻鄠縣襄邑羅紈
朝歌綿纊房子纊[illegible]若此之屬繁富夥夠非

可畢究是以抑而未發也茲乜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閒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興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墻本前修以作系其卑容弗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勲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閒居監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覲御監門謙謙同軒摺泰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英辨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窒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摧[illegible]膺蜀與鷓鶘同窠句吳與鼃黽同穴一自以為[illegible]鳥一自以為魚盤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咉咽隰壤濺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無鐵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土墝暑封疆障厲蔡莽螫刺昆蟲毒噬漢罪流禦秦餘徙𥝖宵貌蕞陋禀質遳脆巷無杼首里罕耆

蛬或魋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鑚髮或明發而嬥歌
或浮泳而卒歳風俗以登倮為嫿人物以殘害為
藝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由重山之束阸因長
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闚閞時高樔而陸制薄戍綿
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與先
代而常然雖信險而剿絶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
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顧非累卵
於疊棊焉至觀形而懷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
而菴藹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謡於吳會先生之言
未卒吳蜀二客矆然相顧𥈭焉失所有靦瞢容神
蕊形茹弛氣離坐怏墨而謝曰僕黨清狂怵迫閩
濮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
不覩皇輿之軌躅過以汎剽之單慧歴執古之醇
聽兼重悂以䁕繆偭辰光而罔定先生玄識深頌
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抑若春霆
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雖星有

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覩鄙家與剡廬非蘇世而居政且夫寒谷豈黍吹律暖之昏情爽曙歲規顒之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辨也哉

宋謝惠連雪賦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菟園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于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謡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迺玄律窮嚴氣升焦溪

涸暘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北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揜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奕奕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袖慙治玉顏揜嫮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于縟紛繁鶩之貌皓汗皦潔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迺中宵䫇沆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簾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雁之孤飛折園中之萱草擿階

上之芳蕤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逆馳遥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褥燎薰爐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佩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玩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汙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謝莊月賦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弗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濬壑而怨遥登崇岫

而傷遠於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沉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朒朓警闕朏魄示沖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羇孤遞進聆皐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

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人緝歎曰月既淡兮露欲晞歲方宴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

王言服之無斁

梁江淹學梁王兔園賦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為古賦以奮枚叔之制焉碧山倚瞰崎兮象海水碣石朔日晨霞兮艶紅壁仰望沆寥兮數千尺硅硬峪嶔汩湿成岫谽岈而窟寶嘐碻礐碓紫蕪丹駁苔點綺綉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處奔水激漾瀠淙潔渠滿湟吐吸跳波走浪濺沫而相及湿淺長流淺灌遠注無時息焉青樹玉葉彌望成林亦有輪囷纍磈一枝百頃萬葉共陰綠草丹薊江蘺蔓荊酷郁交布原滿隰平於是金塘涵演綠竹被坂

繚繞青翠近而復遠白沙如積雪若馬碧石如圜
玦若焉水鳥駕鵝鵁鶄鶖雁上飛衡陽下宿沅湘
十十五五忽合而復散乃有綺雲之館赬霞之臺
基趾足以棄罔擇位遺形忘歸也若夫墨翟賈瞿
之論學象師羿才參道真方寫連軫於沼之濱乃
射宿弭魴紆繳鵠鵠青黏黃粱蜷蘢嶽美暵往栢
發窈嫋極娛雲朔兮烟翔起浙左覽蒼梧右睨郃
林崗石潏岸峭岉巘陰速至山頂丹壁四平臺木
來道神草列生術職太乙下視流星既投冠而棄
劍爰挖紀而遁靈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舂陽
始騁余轡未布猝逢邯鄲之女蔥色玉質命如其
是時迷騁日待花下見銘衣上出雖復守禮今人
惡夫送謚曰碧玉作挖銀為盤一刻一鏤化雙鸞
乃托歌曰美人不見紫錦衾黃泉應至何所禁妃
周別曰見上客兮心歷亂送短詩兮懷長
撥中人空兮蒸既殘蹀躞暮兮思夜半

唐李庾東都賦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然天地旁魄奧區不一九衢六陌亦稱河洛始乎周卜今自隋革進十八里作唐東宅成若居若介得其故用悉開見丕我王度予不識乎顛煬奮華中原毒痛順天應人文皇赫圖王充不來建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蘇義旗高祖西安文皇武干一挂戎衣我人保完彭城獻諔東功乃立則創業之事不獨於西也高宗嗣位至于后朝匪伊是居於焉逍遥明帝文同出震開昌恩波爾鄉洩源於東則太平之事不獨於鎬也若乃周洛為池帶澗為沼洞八門之會要控二梁之夭矯在隋之始移劃前規之隘侈舊制之陋指半舍而新布乃集工而戒就重城不居萬甍齊構訖大業於義寧廓皇家而遜陵既而天蹕以正地産以寶貞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賢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屢出帝功既成封禪禮行踊祖光宗勒岱而祈嵩

我句我[illegible]三聖之靈壇在焉赤縣神州與京比衡
邐東山之貢賦扼闗外之諸侯直齊梁而還路引
淮汴而[illegible]舟太行枕向發址崇垓覃懷錯封之[illegible]
昭回繫[illegible]尊[illegible][illegible]阜屏開育仁願智堂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其左掖通東右掖洞西蘢故地之銅駝總舊里之
玉鶴御溝接液[illegible]柳通堤抗鳳樓於內庭[illegible]鴻門
於天街上陽列宮丹粉多狀鴛瓦鱗翠虹梁疊[illegible]
蘂室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標[illegible][illegible]流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連屹屹言言翼太和而聳觀[illegible][illegible]曜而照軒[illegible][illegible]
采之真侶瀛洲之列仙鸞駕[illegible][illegible]往來於中天[illegible]
城曉啓千門萬戶連衢對營閣為接牖翠華在[illegible]
分官以守監署惟三卿曹止九臺閣高閎支以[illegible]
方乃俾二官別持憲綱赫若夏日凜如秋霜威動
乎甌閩之國風行乎燕薊之鄉郊圻作固屯兵孟
津千里無烟萬夫猗猗實熏武牢以食濟溫唯是
咽喉屬於將軍禮樂所流厥惟舊周追魯俗而為

鄭化殷頑而作柔巽材挺擢多士優游原膴膴而耕溺水溅溅而洗由士得天爵孝稱行原身行大節里有旌門以繼前修以垂後昆榮一時之史籍發當代之人倫兄友弟恭位皆崇榮石記標銜棣萼爲名蝺首龜趺嶷峙雙形指兩馮而遠邁對二陸而遐征至若里巷之新名閭閻之近革或區區於傳說或瑣瑣於典册非儆戒於將來何侈言之敢作且二詰尚存始卜維𩔰四姓所都季年乃遷或得於間或得於傳幸子力譁試爲子發乎齒牙里人曰諾先生曰鄭鄏之地中居帝域賢相聖營龜符墨食成王定鼎以休姬德三十承孫八百祚年祖功寖微衰平乃遷幽用婦烽諸侯疾怨惠元敬翔太史不頗百派分波爭涸其源氾水而鄭陽翟而韓晉盟河陽秦戍新安一旅之兵一壘之土嬴氏乘之不享文武此周之失都也南陽真人復運漢基舊邦惟新上稱康時光武而躔明醴和鬺

沖質不長桓靈自縱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斗百揃推棟陽弱陰强劉輕曹重此後漢之失都也魏丕徙許促齡四十强臣執柄三嗣徙立政由寗氏王髦奠畬尾解土崩炎居奐遜此魏之失都也晉始三世亂興永嘉蕭墻搆兵沈閼稱戈浩浩逆流天下墊波八族既分五馬南奔雄豪繼起乃擅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權在諸侯則姬氏平權在內后則漢室傾權在强臣則魏狃權在親戚則晉走是四者各以其故權興勢移都隨鼎去從古如斯謂之何如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憂偃政獎則戚居仂謂任代試言前載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駕神都東人誇榮時則轔轔其車殷殷其徒行者不貴衣食妻衢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室連歌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賔宴侶金堂玉戶絲鳴管語我道如堯我稅如貉貧庚而稻賤筍而賜比屋相視耻衣空帛開場分睗不列勢麥同軌

同文畫呼夜讙父懌子愉去徑即盤既兆既億動
動植植無聲之樂薰然不息稽成康之周隆考文
景之漢休推代繫時不為彼優我俗既饒我人既
驕安不思危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漁陽兵起逆
旗南指我無堅壘市甸聳動電掣雷轟門開麗景
殿據武成殺人如刈焚廬若薙蜀駕先移六師後
誓傷四年之煨燼沓二將以建勳天落妖彗風摧
陣雲及夫埽臺榭之灰收京野之骨斂郡國之版
載驗地官之籍列太平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
興六紀於茲七聖儲休平瀰補瘓故含識之士女
植髮之童兒皆能言其疇昔而期我康時今四方
之事吏不知也惟洛泱泱濱盈萬室惟城職職市
廛駢集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賀有笑無慄
咸曰將覩乎貞觀之風開元之日鄉里之人思萬
乘之威儀幸物阜而時和指康衢而引領作望幸
之賡歌歌曰曉雲行兮西風慶搖裔兮龍在中望

雲光兮拜千百西澤霈兮均東澤里人曰誠哉是言前年日南至天子謁大清宮太廟郊天祀地既畢事執謙端拱謂公卿大夫曰予在人上歴祀三四年穀比登未及於富人庶稍蓄未臻於壽動植小遂猶有枯夭日月所至未盡淳古外服雖貢西北猶阻今行大禮得不愧望於天而獻羞於祖是尚以聖政為憂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哉為君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千里如郊萬里如圻在西而東均處內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謳安堯舜之時將齊驅於壽域何近喜而遠悲則知鑒四姓之覆轍嗣重華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

歐陽詹弔關龍逢賦

天生彼辛兮用熾覆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撻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麻伊先生之諤諤為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蕭條舊邑莽

於空陵陂陀坎坎古木無枝或曰此其墓也又益
然以增悲嗚呼麟非吞噬之儔詎虎狼之共穴鳳
實仁靈之類豈鷹鸇之同列惟玉石之分明亦薰
蕕之自别以蹇蹇心兢昂昂而折彼炎炎之原燎
若撲撲而不滅章歸死以伸懷不貪生而結舌痛
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為是日功
匪加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吕
日臨蒙谷風颼颼於哀草烟茫茫乎平陸思淒淒
而填臆淚湲湲以盈目則其知友親故遠乎骨肉
猶臨危而不撓行於難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
之而哭

鄭宗哲溫洛賦

惟上天降厥瑞瑞若於用惟君人臨厥聖聖通於天由感
德之應矣化清洛之溫然當短至之時景為凜冽
晨睹變之際應在淪漣散彼皇明受茲靈眖奚獨
異於和氣乃潛感於深浪遂使清氷不戒於洲渚
之曲白露罷凝於葭葭之上抑而訖信溫溫以異

流迫而觀亦滔滔以難量爾其發自山谷會於河
瀆其外也皎兮如鏡其中也煦然如春夏蟲不疑
失輕冰於曲渚秋鴻欲去戀微暖於通津豈止玄
暨不昧呈祥有因測彼淺深窮兹浩渺方將表瑞
氣於澄深宜獨激巨浪於昏曉揭厲之莫謂祈寒
初失於波中游泳之倫疑薰風遠至於天表若夫
德至則應天且不言諒其深則酌之不竭變其性
乃即之也溫壯其宇為鑛壯其底意鄒子吹律於
其源彼火井之焚煌湯泉之溺斠徒及時於四氣
寧善利於萬物德之感其亦良多水之瑞其瑞維
何方聽吹嘘之共凜忽聞鼓橐之相和靄日初懸
似陽燧之藏深淵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方
令地不藏寶天惟瑞聖兹水
也有時而溫由一人之德感

宋周邦彥汴都賦并序

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

為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為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杌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鑾輿至汴而止是為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為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於今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發微子客遊四方無所適從旣倦遊乃崎嶇邅迴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曄煥爛心駭神悸瞑眴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袪局局然歎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廗隱茅未遊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茝披褐挾緼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若乎發微子姑然有赧色曰臣翺翔乎天下東欲

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傲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頬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滇渤鏤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殊揭鉅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為豫周封鄭地背觚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為次惟蓬澤之固境昔合靡之所至芒碭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壘丘訾婁夾其腋梁周帝嫁而靡沸唐漢尹統而寧一故此王國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經十同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

域而體極立土圭而測晷蜀險漢全荆感閩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侈環睎眺於郡縣如岣嶁之迤邐覩其高城萬雉埤堄鱗接繚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礧磈坤靈因贔屭而蹈踏上怪隄柞壓而安貼靡胥不可絶而登鼯鼠不可竄而穴利過百二崄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荆州之却月須捉步與超足矧踹踊與躞躠闢城為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牖鏤獸列兵連卒呵夜驚晝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轂五人不爭險易剡緣崇朝蕩夷如砥雨畢而除糞更茀織行若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拾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異羊腸之詰曲或跣跪而折糾顧中國之闤闠叢貨幣而為市議輕重以奠賈止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瓌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匱萃駔儈於五

均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敘遷有無而化滯抑强賈之乘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窳器欲商賈之阜通乃有廛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貨禁乘堅策肥之擬貴道無遊食以無為矧敗婆娑而為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藁穀絲帛布縷鮐鮆鯫鮑釀鹽醯豉或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居狗彘又有醫無閭之珣玗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罘罳遐望而相吞天河羣神之闕紫微太乙之宫擬法象於穹昊敞閶闔而居至尊樸桷不斲素題不枅上圓下方制為明堂告朔朝歷頒宣憲章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

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員無錄之女佞倖滑稽之臣陋甘泉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還蘌不聞乎鳴蹕鈪飆歲久而苔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巍峩泛灔緣以重垣防以回隄雲屋連簃瓊欄壓墀池水則溶溶沄沄洋洋混混涵潤泓瀁瀟瀰浩渼瀲風過之則瀾泿滉瀁漫散洄漩潺潺漣漪大風過之則汩湧淴渫瀚潦滈泒掀鼓漾溢不見津涯僻㵎景以斷續漾金碧而陸離恍漻浯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則有蘇蔚萑蘆菼菖蓮遴薲蘋蘮莘其魚則有鱣鯉魦鮀鮦鮍鰋鰱魴鱒鰡鰝鱖歸王鮪科斗鬼陸龜鼉鼈蜃含蜑巨螯容與相羊蔭萍衣蒲其鳥則有鵯鶬鵜鶘鵝鷺鳧鷖鴇鸝鵁鶄鶴鵉鵬鵠鷁鷓楚雀鸛鸕擇翬鶱鶱雎雎羣鴝晉喙其木則有楛櫝析櫚楩楠梅樅櫨檑楨榔檿柘桑楊梓杞豫章句科扶疏蔽芾婕尋集弱椅施挐枝刺條

修幹蟠根矯躩鱗皴其下則有申叢蘭茝芸芝荃蓀髮布緑勻馥郁清芬其氣襲人上方欲與百姓同樂大開苑圃凡黃屋之所息鸞輅之所駐皆得窮觀而極賞命有司無得彈劾也於是則有絶世之巧凝神之技恍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浮艫艦移也蛟螭蜿蜒千橈渡也虓虎髾髗角抵戲也星流電掣弄丸而揮劒也鸞悲鳳鳴纖麗歌也鴻驚燕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天作也犇驫駉驋羣馬鬬也轔輷轆轠萬車轍也灑天翳日揚埻壒也杭山蕩海歎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虵而唬罔象出鮫人而舞馮夷若潛靈幽怪助喜樂也若迺豐廩貫膂旣多且富永豐萬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星列而碁布其中則有元山之禾清流之稻中原之菽利高之黍利下之稌有虋有芑有秠有秬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旣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岡如阜野無菜色溝無捐瘠

擣拾狼戾足以厭飫夫與寡婦備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蓄又將敦本而勸稼開帝耤之千畝良農世業興物不觀播百穀而克斂應三時而就緒繼續鎡錤閑灌溉而寔執任其力使驅使以千耦其耘不怒自力蹠邀其理稂莠不植奄觀堅阜與與嶷嶷溝塍畹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陿荒濟化為好畤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為渠並洛而趨背在隋業禩丁大業欲為流連之樂行幸之蹟故鑿地導水南抵于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骸楬徒見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丘甌竇治世以為利迄今杭筏而浮舟桃花候漲竹箭比駛洶湧湛驛渢泓沸潗掏防廠岸洁瀉迅瀍匯江匯海而朝夕羼于湧湃掀萬石之巨艘比坳堂之一芥舳艫不時而相值萬師鋙拱而俟敗智若不敢睥睨而興作綿千禩而為害豈積患切病待聖人而後除邪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

之清源寔停華之渾潏戚廣隄而節暴紆直行而殺匯其流舒紓經是涼而雁涸於是自淮而南郡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無匱相銜千里不絕越於吳糟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而揖聯翩方載鉦鼓鏜鎝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宣効吐渾金吾[illegible]驍萬勝渤海廣捷雲騎武肅材能驍猛力能挽[illegible]拔石起距索鐵伸鉤水執黿鼉陸拘熊羆殊異黨之冠大邪之讋電驚雷擊莫不繫畏而為因於是[illegible]以鸛鵝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斂中虱貫牛徹札揮鈍揶鏃擊無虛發人則便捷器明犀利金角丹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適棄惡弱剖蛟革以連函剸兕骼以為弭剝魚服以懷鏑百工備監程甄鍛削其成緊鋼而紙纏植之霜凝而雪白則有强斷勁弩雲梯輕車脩鍛延鏃銘戈兇

足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差之甲黿蛇之旗鳥隼之旟軍事益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文右選為武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縣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完罅剔朽焚蠹人夥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亹亹成蠱纖弱不除將勝戕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瘝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慝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阨驚纍囚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鉏鋙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儷星羅於一宇千梁負棟為楹鎮礎誅喬松以為棟空與山而斷楮官有嘗[illegible]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接後覆譬如長虵按其脊膂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檄乎房闥應答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緻緐而得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

是宣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矩至若儒宮十協首善四方勾襟縫掖衣博帶盈仞乎其中士之匿華鏟采者莫不拂巾袵裼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苑羽翮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泳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也皇帝悼道術之沉欝悲詁訓之荒繆諸子騰躍而相角羣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挐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擊掊滅寘窔之熒燭仰天庭而觀晝同源共貫開天發蔀於是俊髦竝作賢才自厲造門闈而臻壼奧騁辭源而馳辯囿銜藝之場仁義之藪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紏縈名之所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騶行雉雊磨鈍為利培薄為厚魁梧卓行透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佩玉之音籩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溢目揩陛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

洙泗之風跨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覩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算學以窮九九餘象以道幼稚樂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聖之宫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所掄萬指舉則千夫運斤揮汗飛霧吁氣如雲鼛鼓弗勝靡有詮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黄壚上赴北辰蘂珠廣寒黄帝之宫榮光休氣龍曨往來葱葱鬱鬱而亂氤其内則檐橑櫋題宗櫨榏栭閎拱闢闥屏宇閎闢聳張矯踞龍征虎跨延樓跨空甬道接陛黝堊僃臚燦爛詭文蔓荷芙蕖之流漫驚波迴連之淥滅飛僊降真之縹緲翔鵷鵜鷗之能砥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球琳瑯玕璠璵瑶琨流黄丹砂珷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蠙鵠象犀角削犀劒玉鍥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焕赫璀錯粲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

鳳姿瑰形瑋貌丈有伊周武有方名猶如蹇諤以立朝岡寧社稷指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儷極大定輝德熙丈行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瞳隆準天日炳明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輈扶衡儀仗衛士填郭溢城於時黔首飈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徹巷惟聞咨嗟歎異之聲於是山罍房俎犧樽竹籩踐列於兩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按芻豢之肥腯視物色之犁騂登降祼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易受朝萬方大慶新闢於是再鼓聲絕按捐收鏘儼三衛與五仗森戈矛與殳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唱籍千官鵷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辦也撞黄鍾以啟樂合羽扇以如翼佽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烟既升寶符奠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顔而可覩羌夷求髮而蹈舞象胥通

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充斥羣臣乃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咸德升聞飲食衎衎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譁而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闕失躐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為宅有百姓而善羣廷內不灑掃而行禮則天下雲擾而紛挐故受玉而惰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傲知若敖之不存聞樂而走若為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若為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形弓而武子不敢荅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貴以殽蒸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為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犧而沉湮此所以舉墜典而定彝倫若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采薺肆夏簫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倕氏之鐘無句之磬鏗鏗鍠鍠和氣薰蒸于以致祖

考之格于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遺鄭衛而毀滕胥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子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鄶仲尼乃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攷中聲浸消非細則撫非庮則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鼓或鬌或鏞或棧或菅或芟衆器俱舉八音孔調鶖鶩離丹穴而來集鳴喈喈而舞修曠又有賓旅巴渝之舞傑佅逖鞮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其賜魯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通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幣錦繡厥服絺綌將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砮丹鉛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土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棐肆

陳予殿陛豈芭廣遺函傳予騎驛連橋結軌川咽塗塞邪欲終歲而不息至於毛氏裘翟僭耳雖御獸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涣馴獸以致於闕下若旁午乃有帛氈罽氍蘭于紈布水精琉璃玎蟲蚌珠寶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不觀若如真如瓌琦積乎內府矣致向雄於越裳或得巨獒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瑰奇於深阻蓋徼外能率夷種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人出而賓守然皇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嶄巖之山沉玉於五湖之川洞鄂之劍乃入騎士之鞘蹀都之馬或服鼓車之轅至於乾象表貺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鐍虹霓抱珥鳴星隕石怪鼉變氣垂白貽背者不知有之况龍言狐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蕭韶之禽同穎之禾旅生之穀游郊栖庭充畦昌時

非煙非雲蕭索輪囷映帶乎闕角慧蔚乎城壘鸞
鳥不攫偏獸不噬廛閭合綵窮祥極瑞史不絕書
歲有可紀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之有若是徵意
若先生狀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曰國家之盛
烏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
掌而評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
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
乎客曰願聞之先生曰昔此冀宇代狄代廣史張
更弛黃帝都涿鹿而是為幽州少昊都窮桑乃今
曲地伏羲都陳帝嚳都亳堯都平陽乃若昊天而
授人時舜都蒲阪乃覲羣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
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以避狄人之所利文
王作豐方衆雖而稱仁武王治鎬復戎衣而致乂
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
三百餘年而五霸更起羣雄互割各擅殺兵以專
列雖侯服帶於引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

而日裂中國所有若無幾當時權謀為上雌雄相嚙孰有長距孰有利觜兵孰先選糧孰夙峙孰有驕闞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竊符孰欲報恵孰欲雪耻或奉下邑以賂譬或舉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介胄生蟣肘血丹輪馬鞍鎖髀勢成莫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皋天邑以先得若為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來有成皐西有崤澠定為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據城池為金湯役諸侯為奴隷拓境斥地櫛櫛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幽陵南暨交趾厥後席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啟戎或删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盧令日縱而不絀鷙鵠厥飽而常值脹眦則覆尸而血流愉悅則結纓而佩璲粉墨雜糅

賢才逆曳腫微豨豨而竊肉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大尾而不掉或為重脆而屢蹤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杌於孰贅天維披裂地軸杌隉羣生奠契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華可以陟崇巘設滑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秕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於蕭墻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太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轂如星之會極其砧鞏若天與之昌其闢呵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維故將務患也白蛇首斷於大澤將繼劉也雖雉先雊於南陽龍漦出櫝而檿弧隱亡周之語蔣收龍門而天帝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恒植而支作而皆驗矣彼蒼故鯨鯢勵解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鬬鬪踐蹯

嶽為平岡綠生靈如蹈塊蔽天下如揭棘其敗也
拱目而折骨其成也項籠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
足以均沛澤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
可議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
否非所議者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有德則昌若予地欲得險勢欲參德迫臨界陘
則無以容萬乘之居從供百司之廩餼振偏守隅
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里之遠邇臚原中區
割宅制里走八極而奔走正南面而負扆衆天下
於廉達力士蹕蹕而不敢取爾夫汗縮而不敢睨
若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
河之注搤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
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爭衡
而號呼彼天府之衍沃適為人而保聚此以地為
險若也地嚴德惕然後為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
哉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臨前無湍激

旋淵呂梁之絶流後無太行石洞孤飛向望淡深之巖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羣臣稍廪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解纍刀不離韣秉鉞北嚮而敵人奔幕抗旌西轉而冉駹蝗伏南蠻散徒黨而入質朝鮮提葅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身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踯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帝居如森鋋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阽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鳴豺當路帝懐寶極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藝祖圖緯協期謳謡扇幬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翕趨而蝿附玉帛駿奔者萬國冠冕充塞乎寰宇絶塞貌鎧而免軸障壘熄燧而推擸拜檻神威有北蕩旅奕世載德蕆閒過舉髮擳禾耨子儁推哺擊菜悉穗拔惡鑒嫵鈋骨角之砂刻刑攙

搶而牧圉爰暨皇帝粉飾樸質稱量纖矩鍠鍠來廟之金玉璨璨夾楹之簋簠訓典嚴家財本豐阜
刑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萃竊還業而歛迹大道四通而不劇車續馬連
千百為羣肩輿掴截前卻而後阻搏壤歌吟者萬井未聞貶嗄而告痛雖立墻為界其誰敢儕將以
批押況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覩其奧也且宋之初建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制
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土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
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懷以恩乃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桓社稷臣也
有梃其楯衆材會也有關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楹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
據也其陛則崇正陵踐也其基則隆帝居中也邑
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乃駕六龍乘德

興先警蹕由黄道馳騁乎書林下覲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瞻碎乃使力士提擎乎陰陽摶挖乎剛柔應手成器方圓數碩或扮或由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壘之次奪雷公之抱收風伯之鞴一瞬之間而甘澤滂霈因寧彗於幽獄數景雲而黜霾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閡如此滛樂者十有七年波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謂我已孰整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乃覰覰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生無以刮吾之矇藥吾之瞶臣不能究皇

帝之威德謹再拜而退

樓异少室山三十六峯

賦　余少聞洛邑之盛在唐宋為東西都而山川形勢之富視他州為傑覩昔韓退之白樂天見于

歌詩形容勝槩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文忠與梅謝諸賢相繼為僚友數遊嵩少間至今以為美談余幸以不敏得令嵩高縱觀諸境未有過於少室若而巉嵒聳拔乃在戶牖間朝夕博望歷歷可數因作三十六峰賦以自廣非敢竊比古詩之流云伊浮丘之公子兮訪道於林丘而棲神於嵒谷超然有遊方之志兮乃東升於岱頂而西謁於華嶽雖衡陽之南兮與夫恒山之北靡不窮探歷踐兮遊心而騁目獨怡然而忘歸兮內忻然而自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而造中域徐睥睨以四顧兮意恍惚而有失遭嵩高之丈人而問津兮曰游四方而真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危之不陟今乃四望兮岌然而聳特雄柱天網兮橫亘於地軸連絡縈環兮龍蟠而虎伏雖華以九而巫以十二兮曾未睹奇峰之六六丈人攲杖而笑兮秋水方至而河伯自盛子烏睹海若之難匹兮獨不聞中天

之少室其高則嶢屼崱崒崟岑嶜嵂兮十有六里
而疊有十八其深則環紆縈繞豋糾紛錯兮上方
十里而周圍一百已萬陽以作鎮兮截嵲棘以為
郝春秋山之所闈兮觀舞水之所樂其上則有嘉
禾甘果兮神之與仙藥石拒若承露之盤兮常休
若陽枝之蒜石脂所滴兮飲之可以長上古王膏
在崗兮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兮寶所聚光
明之穴兮豈所縣一丈之鍾乳兮可餐千歲之資
驗兮不絕其中可以避兵火之災兮自有經書之
傳其神異則王女搦絨錦之文兮金人迷白露之
落雲洞鶯時聞之鐘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
環之以為壘兮阿育王寶之以為塔此皆公子之
所未知兮而丈人之所安宅丈人曰名生於寶兮
嵩說發於道予知其一兮未知其二子識其外兮未
識其内是徒知六六之所有兮而烏覩六六之名
長東朝岳問徽百神兮西望洛邑鬱千官兮太陽

少陽山之名兮石城石笋天所形兮榴香丹砂費所鍾兮鉢盂香爐狀所肖兮迎天紫霄勢之穹兮羅漢七佛像設留兮靈隱來仙洞府深兮清涼寶勝梵剎標兮瑞應璃璧祥光紛兮紫蓋翠華烟靄凝兮藥堂紫薇花草靈兮白道天德名字偉兮卓劍白雲形實紀兮金牛明月色像起兮凝碧迎霞天光聚兮玉華寶柱金石瑩兮繫馬白鹿神仙衆兮此則六六之名義兮而未覩六六之景氣丈人曰方春陽之盎盎兮燒痕蕪沒而青青紛紅紫之繡錯兮引百囀之幽禽雄樓傑閣兮切星辰而上侵玉仙神女兮乘軿輧而下征朱明草木之扶疎兮蔽天明之午升山嵐氣之冉冉兮若覆甑而鬱蒸忽雨聲於天外兮勢翻盆而倒傾唯紫芝與黃鸝兮舞長空而塵英金飈之驚葉兮山空落石若仙人之緱笙夜月白而風泠泠兮玉笙清徹而斑驄暨杳陰林柯之脫葉兮山形瘦而骨稜稜冰

雪橫積於千仞兮玉龍飛而白虎亭亭惟四時之出沒變態兮斷續晦明不可得而盡名豈特仰觀俯臨自長及爾難詳之不暇兮以盡朝昏此雖丈人所不能形容兮而豈公子之所可預聞丈人曰突兀撐空兮千巖萬狀山經地志兮不可究量或背若相底兮或面若相向或趺若相鬬兮或揖若相盼或散若相忘兮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和兮而前者若唱或卑者若下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若相携或怒兮若相抗或若泰晉兮相匹或若楚越兮相望或髣髴兮若峩冠或臃腫兮若挾纊或蹲伏兮若駝虎或崇聚兮若覆盆或威嚴兮若壯士或勇猛兮若象豹或快驟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船舫或若游郛原兮疊丘墳而包樞廓或若入宗廟兮紛豆登而斝拒包戢戢兮森劍戟落落兮列屏障勢領畧兮斷而還連狀容與兮究而復壯趫然若三十六天兮神仙之洞宅姹然若三十六

宮兮妃嬙之遊燕昂霄聳壑冠佩悠兮泉飛霞傾
爵斝流兮天淵星熒玉杯成兮松篁瑟瑟鈞天迎
兮嬌雲曲月鬢眉新兮烟斜霧蒸龍麝焚兮霞舒
電卷舞袖張兮雷霆轟轟宮車還兮言未既而公
子頹然如醉兮灑然如醒非丈人無以藥之使瘳
兮刮之使明僕未能窮茲山之勝跡兮究茲山之
唯盧請執杖撰屨兮以從後塵

邵雍洛陽懷古賦

洛陽之為都也居天地之中有
中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洛平歲會秋乘雨霽與
殿院劉君玉登天宮寺三寶閣洛之風景因得周
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
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通諷諭君玉好賦故以
賦言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
快唯高閣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浴覽山川之
形勝感千古之廢興乃睠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
態一氣茫然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

勢之拱據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于方來不號令于天下聲名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為茂草園囿棊布荒而為平野鑾輿會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悵然而嘆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之北此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為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邦迄于今日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致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來之國家也噫太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諧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迨夫五霸抗軌七雄駕威漢之興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錢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

而經暅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
蟠關中之腹孕五代之亂離其內或道勝而得民
或兵強而慴下或虎咥而龍噬或鷄狂而犬詐或
創業於艱難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苞
桑而振者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
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為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
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
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
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為
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
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
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
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為
乎其三曰壯哉力之為大也能教天下必先豐府
庫峙倉箱鋭鋒鏑峻金湯嚴法令于烈火肅兵刑
于秋霜竦民聽於上下慴遐心於外荒其霸者之

所為乎其四曰時若傷之於隨失之於寬始則廢事久則生姦既判不能勝害故佞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葢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缺缺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葢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為沴年歲豐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葢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輕重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況有水旱兵革焉所謂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為人之匪君明避國則杜為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

倫删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鄙括興六經而並存意若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為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為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為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何計乎鄙與不鄙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

曹組艮岳賦

臣伏蒙聖慈宣示李質所進艮岳賦特命臣繼作臣才短學疎豈能仰副睿旨進退惶懼不知所裁謹齋心百拜以賦其詞曰客有遊華轂之下以問于京師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綿連回陵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焉主人曰因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艮岳客曰蓋聞五星在天五岳在地求有泰山甲于區宇下臨滄濱旁跨齊魯南有衡山祝融紫蓋湘潭為址九向九背西

若泰華三峯插天枕𡸣函谷横斜渭川北則常山
以毗中夏大河朔漠襟帶其下中則嵩高與天峻
極襟帶河洛屏翰京國復見茲於中都何前此而
未識且山岳之大天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
是豈人爲倆聞其說主人曰清濁既分爰具陰陽
宣之大鈞孰爲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綱今以一
人之尊大統華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衆阜成兆
民而道濟天下夫惟不爲動心作於造化則茲岳
之興固其所也而況水浮陸走天助神相凡動之
皆衆萬物之享上故適再閏而歲六周星萬壑千
變芳菲丹青之寫圖障也客曰岳有五焉今益其
一在於五五行數則差失主人曰客不聞五行在天
務爲六氣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越
次例此有形例于神智生生不窮悠遠之義然則
五岳視三公之官艮岳爲多男之地乃其宜也夫
作擬議客首肯久之曰吾見乎岳之外矣吾聞乎

岳之說矣獨有未詳孰知其中蓋禁籞十二皇居
九重深嚴秘奥内外莫通願予陳其次第庶幾周
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以槩舉其細則莫
能縷陳唯乘輿有時臨幸雖山岳亦類于庭廡請
先陳其嵓谷岡巒之體勢後狀其樓觀臺池之處
所皆聖作而神述盡鉅規而傑矩夫艮者八卦之
列位岳者衆山之惣名高為峯則秀拔拱為岫則
峥嶸霽色晚靜風光曉凝陟崔巍而直上俯磴道
以寬平襍花異香莫知其名佳木繁蔭欣欣其榮
唯特立於諸峯之右者乃主乎壽照之以南極之
星所為山若如此浅若龍龕深若雲竇銷烟霞於
杳冥留風雨於昏晝或東矩而可入或折偏而可
扣石磊磊以嶢巖木森森而聳秀開則泝潤雲蒸
可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為山之屏為洞
之扃承乎上則安若擴捕花于下則霞若擔楹珍
叢幽芳古木長藤籠絡蔽虧高低相層鳥啼花發

則春容淡蕩霜降木脫則石角稜嶒所謂巖若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衆木斷茂泉流暗通或重羅以迷晝或偃草而進風泉長春之翠莖挺堅節之霜松每晨曦之照曜靄朝霧以空濛所謂谷若如此又有岡則隱然而起勢連山谷殊岸屼之峯繚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則寒梅盛開紅雲嬌春則仙桃極目恍若望千畝之錦萬巖之秀橫石壁壘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榮復地形之延袤迨迨大庾隅斷邏荒落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於南北亦不限於炎涼至若溶溶大波瀦為巨派其流則小具合則大瑩上下之天光溉深淺之湍瀨有巨魚以潛波龜龍舟而夾載岸容萬柳春風柔柯飛花滿空長條拂波或越景而移棹或鳴橈而笑歌此謂之江者回環山根縈帶奇石淺以蕩谷深以凝碧潺湲不窮流衍漱激泛桃花之纍紅浮洞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花不斷雲錦

紓章或聚而為曲沼或漲而為橫塘烟消露晞交翠低昂此之謂溪若夫山洞嵒谷岡嶺江溪既畧陳矣子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跨晴雲之縹緲挂瑞日之曈曨綺疏凝霧天香散風覺星辰之逼近如霄漢之穹隆招飛仙於蓬壺揖素娥於蟾宮見旌鶴馭飛鸞其中又不見閣有巢鳳異乎高岡宜丹穴之瑞應無雄構以翺翔即其軒楹架以傑閣花五彩之鸞雛下九霄之鸑鷟因太平之象會廊廟之人置酒大嚼歸美逢辰綺夏日之句頌南風之薰其北也諸山之上衆木之杪俯雲鶴之沉沉視煙霄之杳杳西瞻太行之時霽東望海霞於清曉山巃嵸石崪峋把長風之回玉宇導明月之湧冰輪齋心常比於崆峒精禱每延乎上真見飄飄之仙馭隨裊裊之青芬視其榜曰介亭有排衙蒼松之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迴廊如壁月之環座復晴曦之騰光玩牙籤之甲乙發寶書之

秘藏徐逩砌而散步閒挾策而寓興花雖芳而畫寂鳥雖啼而人静致隠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徑其榜曰書館豈蓬戸陋編之可屏者也亭有勝筠周以美竹何禁籞之實檻迸藍田之叢玉已交戛而近砌復扶踈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聽風聲之斷續游塵不到清意自生目蒼雲之翳翳而霜節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常青宸襟對爽因以貺名其館曰蕭閑深庭邃宇來萬籟之清風無九夏之劇暑按宮懐之實玩備宸章之毫楷前横江練傍列山莊或乘槎而上漢或喝石而為羊超然燕處真道遥自適之鄉襍花爭妍紅紫相鮮或引繩而為徑或瀰望而成川錦繡照空而明煥風露散曉而香傳肅然行列若羽林之萬騎粲然豔粧如宮女之三千四時之候参差不齊異虗埃之桃李襍紛蹂以成蹊斯號華林之苑見鏤玉之珍題至若山莊竹籬蘺蔓翳鬱貺緑筠之共茂爽修徑而高

出俯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見雲梢之蔽日軒亭
欄檻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散綺洞壑留雲所寓
而不一晴波融融是為雁池望風中之飛練接雲
際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湛若而漣漪聽
雖雖之下集觀肅肅以高飛朝離乎霜雪之野暮
宿乎葭葦之湄惟恩波之可泳豈隨陽之恨遲練
以幽芳蓉綠華堂何玉顔之淡淡佇見奇姿之異
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太黄得天上碧桃之
露掩熏爐清遠之香恍聖情而異禀蒙天笑以增
光故賜神仙之號潤朱戸而敞文窓然而如此之
類安能悉紀若夢遊仙彷彿而已客曰子之所陳
心存意識或欲周知何從而得主人曰人間天下
飛潛動植率存其中不可殫極姑陳述乎二三而
已奚累言於千百非若子虚上林之誇大兩京三
都之緣飾顧難狀於言詞徒充塞於胃臆客曰姑
置是事請質所疑何一隅之形勢若千里之封圻

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際何可以意測思慮之不至何可以強知望壺中者初不察其天地遊武陵者亦豈意其有桃溪矧都邑紛華之地藏十洲三島之奇客又問曰蓋聞橘不踰淮貉不踰汶今兹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物理地宜請得而論主人曰天子神聖明堂頒制視四海為一家通天下為一氣考其迹則車書混同究其理則南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變根荄於易地是豈資於人力蓋已默然運於天意故五岳之設也天臨宇宙五岳之望也列于百神兹岳之崇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之繁昌此以壯本支之擢秀是知真人膺運非特役巨靈而驅五丁自生民以來蓋未一有客恍然聞所未聞於是鼓舞歡忻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

元許有壬三臺賦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途無長泥庭有積葉髙陽子逸

興作畊畢擬趨齊秋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醞從白
胃之佳客乃旋清沮鋭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
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之
巍峩若乎冰井峙北金虎距南銅雀巖巖中立而
三若豁作若振古所趣欲祛我御不能縷談子亦
欲聞其凡乎高陽子曰噫昔有塗巷話古事及漢
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敗明覆蹙而出涕蓋人
心天理之所同況怒其人而履其地因其跡而聲
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知由
嵩巳冒夏侯何稽舜戰禦捕哄罵如飴誰叔以疾
拒客以泥眸眩一世岸然肆欺雖擒河之見異卒
莫逆於衿之識謂與義以寧國致羣才之景隨爾
乃封遂兵興地尊天甲彝倫攸斁大厦以隳及乎
袁尚既殄歸配亦摧黃星斯應赤精遂微入鄴鎮
冀州之民中天植葵漢之基慮幾人之稱王乃居
之而不疑幾覆幾折成兹崔巍子午梁貫愈出愈

奇三山巃嵸雙闕岧嶤飛甍覆道相為蔽虧累棟
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煦凌室夏淒窈窕曲而勢有
巧無遺衢漳浩浩乎其北陘[illegible]靡乎其西收千
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泰山河而匪席指風霆
其在爾雅劉王徐昭酬詠諧發能賦家有陳思
父子故志缺長若斯夫道逸盛樂極則悲嫓中弱
之季豹媚婉孌之嬈冒語托人而哽塞惟泣血之
漣洏痛當背之長逝遂盡露其情狀彼一床之八
尺容裁許之繐帳要脯糒於朔晡競聲樂於朔望
分香衣而造履組繫瑣瑣於屬纊其撰製賦詩之
誰發壁拭后之戚倉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禪代丕
蓋照定於主邑鎖諸妓於幽閣望西陵之蒼蒼念
舊寵而興悲抑銘怨而自嗆消雁訴秋露花泣春
塚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其聞不聞事往跡
存如惡不泯夫以猜含二十年之規欲嫉孽萬世
之鷇然不知司馬家兒已睨乎其側而雖於附其

翼攀其鱗也徒為趙燕齊魏之張本因之增修重
因予吾民幸疊障之不鏟俾表惡於無垠令吾與
予效小兒之嚬蹙中欺孤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
澆胃次之磈磊且以酬漢室征西之將軍魏家創
業之武帝予為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瞞乎瞞乎
如客之言則瞞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貫矣
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
歌人生幾何憂思難忘惟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
興盡而返回望三
臺渺蒼茫乎醉眼

明胡儼騶虞賦

永樂二年九月丁未周王獻騶虞於
朝休嘉之徵其儀穆穆臣民聚觀莫
不忻躍贊嘆臣儼謹按詩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
格物總論曰騶虞似虎白質黑文不踐生芻不食
生物日行千里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瑞應圖
曰騶虞義獸也人君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凡

若此者在昔徒聞於記載未若今日之覩其盛美焉蓋由聖天子德備中和建立皇極敷敘九族皆育苹生之所致也臣儼獲際嘉祥不勝慶幸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惟皇仁之溥博均覆載於兩儀揭日月於中天昭運化之重熙九族翕以雍睦萬彙耀而增輝曰越瑩與雕題皆稽顙乎赤墀天地氤氳川嶽鍾靈迺產異獸魁然其形質皦皦而霜白文纍纍而雲蒸目熒熒以夾鏡尾搖搖而參身見周南之山谷乃鵲巢之休徵從二虎以為衛豈百獸而同羣不食生物不折柔莖動則千里嘯則風生猰貐屏其醜類麒麟協乎至仁息不蔭乎惡木渴不飲乎職津隱巖巒之烟霧遠林麓之熇塵於是虞人告祥喜溢藩王爰命輕駕八鸞鏘鏘翠蓋葳蕤錦旂悠揚網罦長坂委蛇重岡陟險巇披蒙茸列羽騎騰飛熊兔潛形於三窟猿罷嘯於孤岑風泛條而蕭瑟月隱霄而朦朧徘徊四顧蹀躞

微蹤衆禽回翔百神護從願效奇於靈囿遂託身於顯融辭長林之寥廓就廣路之豐隆羣邪為之辟易壯士為之改容乃獻金門乃陳丹陛王拜稽首天子萬歲天子曰嘻惟王孝恭殿彼周邦光昭故封行通神明福禄攸降故兹獸之時出其令德之所鍾王曰天子為天下君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功光祖考恩洽臣民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和氣薰蒸坱圠無垠惟以和而名和故諸福之畢陳景星爛兮璀璨卿雲紛兮輪囷禾異畝兮同穎麥兩岐兮並芬文禽青兕重譯效珍赤踶白象萬里來馴矧兹獸之旼旼皆聖化之所臻未睹精於玉燭已垂象於蒼旻於以昭至信揚德馨表聖知協義聲殆天以彰聖人文明之治豈藩國之所敢勝況於是時器車出而芝草生甘露降而醴泉盈角端見而長庚呈山嶽呼而鸑鷟鳴與騶虞而並耀垂不朽於丹青彼林氏之五色暨鳌山與瑯琊徒傳聞

於載籍嗟歲月兮已睽孰若今之昭昭應寶祚之靈遐乃有詞臣載筆鸞坡爰效詩人形之詠歌歌曰吁嗟騶虞兮國之珍撫不懼兮逼不驚黑章繞兮白毳明絛長嘯兮祥風興履澤地兮食不生參二虎兮從百靈王用躬致兮欵天京旼旼穆穆兮其儀貞鵲巢應兮聖化成千秋萬歲兮歌太平

李夢陽大復山賦

夫大復山者荆豫之名山淮實出焉淮過桐柏始著於是禹導淮桐柏始淮山二精發於何生産諸申陽何生於是稱大復子實非遺淮要作攸光焉耳余珍其人爰造斯賦不煩締瑣義意畢矣然辭猥調邇知音君子諒有識焉或曰此山胎簪亦具名云噫吁戲厥山峻崛岪兮填鴻龐而導九川爾其巖巒巃嵸崆巃巍𡾟增崟重崒合沓蔽日曲勃焉安連巉巉而棧棧迺有危峰七十巑岏岳岳峭嶾崿岝松栢蒙焉千里望之蜿蜒飛飛兮若蟉龍之附于天也

嶵而察之萬山駢戢劍森戟攢爛若踴蓮下則無底之谷呷坤維而曳玄淵昔盤古氏作玆焉用宅是以濁清判三紀揭須洞開明剗日月厥山既形餘乃發故爾上冠星精下首地絡聚膏以為崇滲津以成川瀫若浮肺萬谷滮旋神瀑湧焉飛流崩崖走壑蹴石噴雪釘鐘礲砰鏗鎗迅霆擊虹震於太空若其勢磈磅逆折狀若胎簪嵩首殿其北荊沔包其南右標熊耳之嶺左朝桐柏之山其陰則凝冰積雪晦明倏忽翠篠丹澤其陽則遊飈吸歘重黎攸宮東有日華之林陽榮之風西則涼霏素露淒淒清清珠樹燦英若爾材林浮雲寶藏蓄興騰氣簸氛至其觸石膚寸而起也欐欐乎波駭山靡不終朝而天下雨也於是生人立禽獸伏草木殖靈芝秀宮闕醴泉噴其側於上則神鵠威鳳翺翔吸甘華百鳥從之振翰若雲中有玄熊綠羆騶虞游麟猿猱麀麐百千為羣樵採牧獵之子唱歌

出林響振峡谷咸蹶蹸迸逸不見踪跡於下則長淮發源配天池坤混混沄沄江河並尊受珪上帝疏職錫存乃有祈靈丐禧梯航而來沉玉瘞璧閽塞路達若爾幽嵓之栖真兮三三兩兩御飈轂抗霓旌左控白鹿右驂紫莖嫽兮若將逝遭延立迴風淹留兮攀林薄逍遙兮山中於是稱曰春草兮萋萋思公子兮傷悲身處叢篁兮終幽險虎豹嗥咆兮蛇虺蟜蜷公子兮歸來雲冥冥兮石瀨潺潺

弔于廟賦

棟宇頹折兮四顧無垣鴿雀鳴噪兮雪擁其門風衝激以拂帷兮慘几州之蕭冷軒長河以飲景兮飛光至而舒靈何先生遭不造兮定危邦而永存用才者終鮮罔兮孰震滿而完身顧瞻宋京兮追念雙帝組頸為纍兮單馬北逝虎臣視而誰何兮英雄竄而蓬蒿有憤壅蔽而發疽兮亦有垂成而反被剗嗚呼先生成敗難以逆度禍福不可豫謀死苟足以利于國兮洶鼇醯

而馬求

盧柟嵩陽賦

楚王北遊登崇嵩之觀嵩陽大夫侍王西陟蒙茸履嵬巔長御遠睇汜濫無際顧謂大夫曰壯哉山矣寡人於茲殆將脫屣邪嵩陽大夫曰大王之言誤若臣者始足與態焉爾王曰夫山畜洩雲氣萬物所祖無貴賤遠邇皆好焉子大夫私之已有是何厚於自待薄於寡人邪嵩陽大夫曰臣聞之傳記鵾鵬搏雲鵷鶵悅榮物各有適故其所托者殊焉王曰夫寡人舍此將復有說乎嵩陽大夫曰唯唯夫嵩維巨嶽極於國祇之中横帶汝潁峍峭於氛霄之上綠蒨藹之薄蔚乎翠虹之嶂爾其三十六峰二室嶕嶢嶻巖浮歇嶐豐岷峒巃嵸互分嶇崎傍迤蓮藤偃蹇行若中于久之勘息汗背增懇若夫窨阬磁硿豁澗無底窈寥窅窔長風颾颸扎軋呷嘈流離轉散駊騀松聲天雨新霽萬壑灌瀨崩濤滈汩砏鬱雲峨硐礐疊磐欹歔鬼怪於是雕鳩掩羽豺虎

驚駭慌忽誒台悚息川谷此誠山精魑魅之所穴處竊恐大王不遑托跡於此也王曰敬聞命夫大夫慈衍蜀總予哉萬陽大夫曰臣少游上都新侍津埏陪列公孫尊三王眨五霸揖謙于魏闕之下爾迺南莫揚古青蜒黙白即墨齊諡寺人灑血解圭組彤鳴璫彫金墉凌風翔飄然霞逝迺昇乎嵩高之陽故其怡神育靈則攀緣嶔崟傍眺瑤城陟乎春清盡足力而後逗於青芝之岡俳徊於松桂之林激溯於浙水之游將折若華之英鞋江蘺襲幽蘭帶徒蘅依猿蝶于左麋鹿援於右逍遥容與精神盡奇然後檢搜巖穴探飲玉漿壁壇鳳笙銅鈍石床布瑞呈露娛樂無方若迺王喬控鶴于林間容公夫路于露外少君捧御乎其中劉根抗絶於人世茂不假仰犖芝憑虛軒陛臣雖備駕與通紹介故夫龍門三臺縱氏之嶺皆臣往來逰遊者也夫大王擁千乘之器妃嬪珍玩之御不暇於前

馬能避世長往哉王避席曰寡人不能也子誠為嵩陽大夫

黃河賦

薛瑄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蒸濬洪源於西極兮注天派於滄瀛貫厚土之麗博兮沓元溝之品明過積石而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薄太華而東騖兮撼底柱之崢嶸入大陸而北徙兮迷不辨夫九河之故形徑兩海而紀衆流兮撞浮沉之濯靈睨巍波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姒氏之所經營登崑崙而俯視兮冏彷彿其初迹馭高風而騁望兮遂周遊其曲直何末流之混濁兮始清澈而湜湜羌澹灩而徐趨兮勢沄沄而自得觸險石以鬭暴兮訖雷轟而轂擊天宇擴其流滸兮渺上下之玄黃霽雨霽靄而瀜集兮混鴻濛古之洪荒斂風蕩拂而渙散兮天機組織其文章類疾浩而洶湧兮百怪垂涎而蔽揚腥雲濁浪以盪汩兮恍惚顛倒乎舟航靈曜升而赫照兮秉正色於中央望舒在御而下臨

兮列宿涵泳其光茫若乃震東符以行令兮百谷淫淫其凍釋山澤沮洳以上氣兮增滉瀁之洋溢魚龍乘濤以變化兮渺莫測其所極祝融載節以南屆兮雷雨奮達以滂霈潰支流而股合兮百川奔而來會木輪囷而漂拔兮蔽雲日而淘汰狂瀾洶而嚙岸兮塊土爲塞夫衡潰霜戒嚴而木脫兮少昊執矩以司秋洲渚綿邈而石出兮始殺湍而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顓頊乘坎以奮神大塊噫氣而歷軋兮流澌下而龍鱗層冰橫絕而山委兮河伯驅石以梁津羌險夷而明晦兮變朝暮與四時颷風起而衝目兮潾怪駭其難推觀圜方之一氣兮恒來往而客移昔尼父之歎逝兮跨百世而罕知顧川流之有本兮與終古以爲期啟龍圖而疏六一兮悟主宰之所爲嗇余心之未純兮感道妙之如斷聊詞言以自明兮庶晝夜之靡虧

金門山賦

張論

混濛既闢輿蓋攸分

川湯湯以歸墟山崒嵂而鵠蹲嶽鎮斷鼇以插天
岡巒連卷而摩雲唯元和之歗薄有兹山之峙峋
節氣宣化助殺流芬蹤二儀之沴結發三精之清
響息七情之底滯而滄久痼之人心吾蒐其肥瘠
之符契原蟲屬於鉅靈氣湖其脈絡之系包總條
支於崑崙崇蔥嶺而峽南山跨蓮岳以超虢秦鸞
翔鳳翥端綏垂紳岌岌峘峘硯礌崩岃嶄嶄巖巖
嵣崒嵂嵲以弭節於有雒之表溪水之潸其萬若
君其闕若門厥名曰金厥形維均是明兹山之傲
截可以景矩黍而細陳爰是地吐清淑天生神物
挺冪空之叢茎紛賁藹於林麓幹龍奮以干霄籜
蜉解而蛻骨直兮比有道之矢虛兮擬大度之谷
忠兮紫霄陽之思孝兮擂孟宗之哭戢羽堦域標
君子之亭亭執袂羅浮友大夫之謖謖溝稜稜兮
就爽節磷磷其橫出兹嶰谷之所繇得名洵漢志
之可信可述遂爾道合天鈞神叶皇衷發獻思於

夫帝締聲氣於伶工截筒分律依永和聲葮灰載飛緹素云衡遞六六以作管隅八八以相生妙三分之損益旋七聲而為宮禖變宮於變徵偕二舞以奏五夏魚去滅乎執契節南吕而比應鐘名咸鳳其來儀應雎雄之和鳴鏘鏘噦噦喈喈雝雝人鬼咸格朝會攸同軒轅丘上燕衎房中備六代之韶濩曰雲門與咸英京房踈而成謬減黄鐘之九寸拓拔頣以多拘格未準而不行喚新聲之戾古笑音審而官聲譯琵琶於祇婆銷金石於牛弘占亡國之噍殺職不競乎南風蕭幽咽而引鳳遂清越而化龍聞臨堦之管喬翕兩序之笙鏞皆斯山之取材譬鄒嶧之孤桐所以山號金門亦稱律管自邃始以迄無窮曼巖音其未斬罠揭宜陽之名區今標永寧之絕巘驅太平萬畝東西兩原肅兩伏而前導牒滗雄昌殺砯砰硿磬碌碌礚礚以唱吁而過遠左揖龍嶂右瞷獅岩拉烏啄之仙掌拍

巧女之弱肩顏斗絶而壁立背剪旎以巑岏清風
拂檻以習習明月窺戶而娟娟維南則千峯矗矗
突兀騰騫樵蘇是經狼虎穴焉伏牛陸渾空桑華
巖羊腸蛇蜿鳥度猿攀歷淅陽浮丹水凌九皋馮
大隗紆曲迂回以南合於鄖襄削宛之間維北則
二陵風雨三晉雲山嶕嶢跨神井以居地底柱帶
鬼穴而撐天南河輿五子之歌聖窟築胥靡之巖
柏谷醉漢帝於主翁蘭昌遺玉盌於人間崤函瀍
澗熊耳鈎連欝律泒泆絡繹蜿蜒銜為鳳翼之原
維西則陽屋開文字之鼻祖龜窩呈理數之淵源
長水浩淼隋陵亘綿高門嵯峩鵜鶘纂嚴東溝南
折高高下下盤為三六之阪方之上天之難維東
則神頂韓嶽龍窩鳳泉反曦晷於西照分夜漏於
黃昏錦川朝女几以潆洄蝂嶺抱鹿跡而環旋雨
淅滙以警連昌雲靉靆而護平泉步凌波之羅襪
縱轡馭于澗瀍總斯山之盤礴樹千秋之大觀磐

不律以探纂吾靡得而畫言若乃天中佳麗土膏沃若四方均道陰陽會合珍禽異卉嘉蔬醲酌春華絢爛鋪滿地之縹緗秋實離披霏川原之紅蘂白兔偕鷖觳而鶴鶴雉鮪並河魴以躍躍爇丹柴以炎炎掇梅英之灼灼乎子既攤思於兩都余亦姑舍是而不作至於靈湫幽壑窅靜泓深二氣訢合歘忽蒸薰轉孽為祥致雨興雲驅豐隆而名列缺灑霶雱歲旱之甘霖魃靈寢怪野熇不焚錫廣惠之宸章制烺烺而麟麟斯又山靈之錫祜年穀之順成而借龍伯之名以行其神以顯其仁者也若夫嘉名之錫義實閎博或以為鏐錫之自出竟披沙而難捉抑以為六書之象形差依稀其杪末余思夫五行首金以遞木八音先金而次石鐘律雖始于坎一之宫摩濕實肇於乾一之宅琯吹律而萬事畢金聲樂而八風協名可撮始以蓋終義實顯著而烜赫金門之義蓋始諸此予或疑之曰

紀之稱伶倫也踰阮隃陟崑丘取竹於大夏數萬里之外茲近而括之茲山將無緰迒紀而誣山靈剥蝕美而誇流俗徒浮名之唉而盖盬夫情實輿曰是何言之易也聖皇開天宅中建極異國殊方風氣殊僻即有熊之遺軌譯者逖稽而靡一若首山之銅荆陽之鼎其次之踌崆峒之蹕皆諸夏之輿區匪遠騁於儌遊豈甯音尚象曾中原之乏材乃鑿山通道以借響於重譯又豈渭川之千畝會稽之竹箭維揚之簫簳有斐之淇澳皆材弗中乎笙簧聲不諧夫鐘律乃必市奇掠異於沙棠蒼草洵水丹粟之絕域古昴令誕情喻理析毋亦惟是嵩雒地中表立晷測太和環應清濁攸叶譬蜀山之于鐘若鞮寄之方鉄聚氣類以相求或可破曼衍之誣說者也且夫宜陽金門係地以山河内葭莩灰飛氣傳志在律設星日班班放宜陽之古縣實衛城之頹垣固近取而可得爝沿革之舉熊何

乃合中原足徵之文獻信志怪不經之迂談萬澧漫而千慈謬迷莊舫而望丘山豈不大可涕洟而咏嘆也耶嗟不肖之後死道未墜而在人恍皇風之沕穆進六相而迭遲當勝國之季年余皇祖曰仲文逢馮翊而就郏鄏惟兵燹之煒煒遺皇妣於少祖適雒濱而西衛變兹谷之幽深粤暑涼其靜謐氣靜恬而佳哉儼孱能以撮合語地則東嵩西華南伊北洛靈弗靈於此也語人則前伊後傅左周右呂傑弗傑於此也迴然賞心天啓誰奪爰卜兆築是垂是作閱九世而逮我躬當四朝之突㟥謬承恩而遷述遇會三殿於邛笮驅馳伏鉞暫山埋堅蘭叢既膏斧而隸版圖水潦亦稽顙而就周宗還朝宗於江漢奠四維之嶽嶽為德為民不愧不怍總三生已經之最遂非一丘歸休之所託吾將卧兹山以長老兮了浮界之塵𡐓登絕巔以舒望眼矚天風而嘅葭萑噫戲吁有溪如帶有山如

礪蜉蝣百年勞勞安𢜶竹素之微名可擲景鐘之永業焉繫匣長劍於蝍蛆之穴囊彎弓於廣莫之肆聊拄杖兮覓葛陂跂大雅希聲於永祺

皇清陶澂釣臺海棠賦

釣臺故郡王府今為兵巡公署有海棠一株高可數尋每當花發絢耀滿庭繹堂沈太史日偕諸同人觴詠其下予因賦以記之其辭曰維彼嘉樹生茲廣庭交幹翳日繁葩架星矜獨豔以自貴處羣芳而不爭迷朱門兮悵望臨春風兮含情若洒濯露未晞沉煙欲起修條握丹曲蓮散綺既蔚蔚而霞擔更爰爰而照水擬幽夢之始驚式靚粧之未已及夫杲日初上鳴禽戢唇俛仰錯列高卑互章其乍覯也虢國承恩之面其迫昵也壽陽試的之香其婁之畢發也妃媵貫魚而在御其募之並綴也邢尹受詔而同堂加以葉迸千珠絲垂萬玉極妍盡態奪志

搖目憎佛桑之擅名賤澤芷之呈馥豈樾羅之自
文較杉錦而尤矗穠李當之漸失夭桃視之若恧
沁麗澤於蓬脾沾柔情於蛺蝶斯庶類之昭融宜
觀若之未足於是主人至止衆賓駢羅行酒離坐
一彈再歌倚嶌柳之綽約映方塘之坡陁紛落英
與霏絮點粼粼之微波胡巒影之甚駛兮況余顏
之既酡錯華鐙以相續兮態連娟而傲僕感時物
之易化兮行遷延而摩娑安能結巢于其上兮吾
將與之終老虖巖阿

任璿

衛水金波賦

沘彼百泉清且漣兮迴瀾曲岸宛轉生姿
引碧流而西下繞粉堞以東歸雉城之側駝灣之
湄中有澄練晃類文漪影動金波搖晴天而煥彩
光凝玉液射皎日以增輝爾乃外絕纖塵中涵萬
狀動如錦水吹滉瀁之餘清靜若銀河積空明而
無浪綴縟藻以為雲絢金光以成瀁方其朝露皚
皚暮烟浸浸結縷兮鮫綃潛渻兮虹飲始也曙色

與澄波爭妍少焉落霞與晴澗相映既吐巨蚌之珠旋飛寒蟾之鏡至夫宿雨霽薄霧明移殘照帶跡星明璣的皪而不定清泚掩映而雯生萬道琉璃之影千尺綺縠之形遊魚駭目翔鳥奪精顧玆衣帶漩瀠繞縈何以寸流之内而獨有斑錦鋪繡之名吾聞至治之世海波不興上理之代河伯效靈方今天惟瑞聖地不藏寶則玆盈盈一水用於民惟地之利用於國通運之道寧僅誇近郊之波瀾劃句水之麗淼已哉

范璜蓍草賦

何造物之無盡藏兮嘉風拂而露披燦百卉之歲甤兮總天喬以乘時爰有瑞草兮厥名為蓍植彼靈壤兮護以神龜既磥砢以多節兮亦蓊欝而特奇維時皇風鼓扇品類咸宜誕朱莢之茂草產金色之靈芝爾乃叢生愈茂兮一本百枝蛛莖促節兮修以丈餘名高芳杜色陋黃渠鳳葵龍芻吉雲望舒厥卉匪常厥用難齊亦有嘉木如椿如柏

如桃如李絮彼神姿終莫可比他如映日迴風露凝烟滋清埒蘭蕙勁同松柏蓋靈境之異植豈衆草之燕靡若夫國有大舉進退猶豫勞人戰士君子淑女未定從違莫審臧否慎而用之各得其意可以決疑可以卜吉是蓋將與鬼神焉通其幽兩儀焉合其理而又豈但區區焉如瓊州之産可與占風堯堦之瑞可與紀時至於稽秀乎高臺之上綽約乎芳潤之濱泊然無求取舍惟人曠達似智靜重若仁又豈不疑返魂之香為多事而懷夢之草為弗韻也哉矧其雜野芳而不亂抱勁節以自持不轉易於寒暄不移奪乎權勢不欺似信卑俯若禮直方類義則又以一卉之微而備乎生人之懿於戲噫嘻是固宜其詳誌乎繫辭之篇吟深於風人之詩如謂鳧則長而鶴則短斯又烏足以知之吁嗟乎天地闢兮混茫開帝德洽兮徧九垓羣生遂兮神物培亂氳乎幽絕之區熠爚兮風后之

臺生民用之決疑猜羌欲賦兮意徘徊苟其不見獲於野人之薪兮雜蒿萊則又奚惆悵乎仙人之贊不至呫子之譽不來而致羨於天上之種倚雲之栽

恭建

萬壽宮告成賦并序

臣王士俊

萬壽宮者豫省新建祝釐之所也其緣起暨竣工具詳 臣士俊恭紀刻石中至於規模宏麗氣象矞皇寶稱觀瞻之壯 臣心誠懽誠忭復額手而敬為之賦曰大矣哉我皇上憲天出治而天之眷我皇上者孔厚也大寶曰位大德必壽舉八紘而紫氣悉

馭貫九垓而黃雲徧霞振鼉擊鯨民尊
元后渥露煦風民親
父母湖自權輿三五開闢子丑孰于斯而為盛乃生民
所未有是以太和滲漉元氣妃牡苞符沓騈麻嘉
輻輳處處康衢時時春酒況躬遇夫
龍飛聖節而惟承夫虎拜稽首也哉粵稽河南之域寰
寓號曰中州嶽尊鎮星之位水自崑崙而流天球
之所翕絶媼神之所夷猶聖哲之所光宅仙靈之
所娶遊六氣之所和會五序之所摩揉民風沕穆
天下無公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若典若誥若魯若
鄒
天子嘉之惠疊恩稠（雍正七年蠲豫省正賦銀四十萬兩十一年復蠲四十萬兩）維
帝之澤維民之庥恭逢祝
祉肩纍趾踵數不能紀類不能求締搆未淑周爰咨諏
臣於是怵然其有感務然其有思紬惟腹壤振古
及茲聖德滙於斯聖瑞亦聚於斯也爾其啓龍馬

之卦畫兮擲虛羲之神蓍候具茨之雲物兮茁軒
轅之瑞芝眕六琁之天機兮殫帝嚳之朱絲告五
老之河圖兮苞唐虞之金泥錫九疇之洛書兮呈
夏后之玄圭自予姬以遞嬗兮長燭曜其光熹維
我
聖上之御極兮尤萬載而一時懋千聖未懋之學兮集
千聖未集之禧臣與
新宮之肇建兮歲恭祝夫
天祺邑中土之秀異兮慰民志之交喁況復歲月日時
會攝提格本年元旦係寅年寅月寅日寅時春產物聖更協時刻
時[illegible][illegible]元旦立春係卯時據萬年書亦月寅時長生大生
[illegible][illegible]寶筴發易不云乎四時不忒在卦為豫此義尤晰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練兹時日太人占之朗示龜筮曰
[illegible]主壽時萬時億是宜興功鴻造胥集衆謀僉同經始
遂亟度乃準水泉相陰陽儲楩楠選豫章揩幕帟
給糗糧六工踊躍百役贊襄砰砰訇訇森森煌煌

巨模天運龍搆神拐背翠飾棟玳瑁施梁城鏤龍
虬瓦配鸞鷟玉猴蹲踞鋏鳳翱翔䖝蛟蠹起罘罳
莫眾太乙容與神女相羊樹之以闕表之以坊拱
之以殿旋之以廟周之以廬藏之以房廣之以庭
繞之以廊衛之以欄緣之以墉葉之以堤環之以
塘芙蕖萬朶欅柳千行曲水圓橋制類夫辟廱（殿下）
（有斷）通垣複牖象合夫明堂（殿四面花桂可遠行）於是遠而望
之蕤賓乎若凝甍於閶闔突兀於霄藹也近而陟
之洋洋乎若任佗於五雲歘欻於三光也分而視
之肅肅乎若紫微正位環以鉤陳翊以文昌也合
而觀之總總乎若黃裳元吉青赤成文黼黻互章
也划夫含作氣兮青蔥吐祥煙兮杳靄香霧位之
精英納坎方之流灌軋坤軸兮蟠根指乾元兮作
蓋倚嵩岳兮為屏繞黃河兮如帶伊洛淮濟兮似
抱似環峙函太行兮如揖如拜外此南江北漳右
準左岱象

天威之赫濯迺無遠而弗届葢心思於是乎至肅耳目於是乎極大矣𢿱
萬壽之節忭賀之朝風傳玉漏斗轉珠杓旭日如鉦卿雲若絹華鐙璀璨羽纛飄摇金爐香裊
黄幄光高器陳肉簿音奏簫韶裴䪨旌節爽鄂弓刀勲臣腰玉元戎插貂（東西分文武朔房及宫戍）
新宫既建松茂竹苞嚴而不越静而不囂臣心凛凛班列陶陶更有我博之紳章縫之士石户老農江湖商子華髮耆顧總角童稚綺繒縮紛花鬘褷莫不顧之心儀瞻之色喜以為吾
皇上之慶前此未嘗有是也又有無量壽佛妙諦三乘天竺䟦陀洛陽摩騰漢竺法蘭晉佛圖澄梁達摩師唐一行僧兆羅綿手日月傳燈久傳豫土之衣鉢忻見雲棡之式宏（東為僧房經）復見函關道士宛丘先生縱翁王喬汝州廣成公名河上仙號洛京進雲華之籙吹步虚之聲遊璇題與玉砌儼方丈兮

蓬瀛西為道房然則
萬壽宮既成而中土士庶之情尊者益致其尊親者益
顯其親矣由是繩繩永永
皇圖式廓重譯悉朝殊方稟朔化浹中孚風還太朴天
秩百禮人和萬樂緯汁珠囊襃應神爵獸見師親
鳥來世樂草獸金光木珍丹若億載猶長萬年彌
擴蓋
天之眷我
皇上者如此其厚是
皇上之壽同於
天固事之無疑而理之至確者也將見識南啟瑞汴宋含
嘉巍巍
萬壽之宮
皇上方視天下一家又豈豫臣之所得而私豫民之所
得而誇
也哉

中天日月光華賦并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三年歲紀旃蒙單閼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爾時日躔胃維月軌青陸律中姑洗則陽和既渥而元亨嘉會矣乃于是月二十六日仰瞻日輪之表五色重抱異彩疊環祥光飛動卿雲捧護歷時辰巳午未之久又先于是月望日宵月凝輝重輪煥采其色亦備五而浮金耀碧炯射戶牖歷時戌亥子丑之久日華見於正晝月華見於夜半不越旬日而同輝聯曜又並現中州之域豈陰陽所和風雨所會

天府

聖澤醞釀尤深歟抑地接

神京近光

天子而乾出嘉符坤流寶契尤炳炳而煜煜歟又或如漢儒鄭康成所云季春之月日月會於大梁是以戴陽之候疊徵于中州分野歟稽歷代天文之志諸家瑞應之圖以及唐百官志禮部郎所掌悉紀

大瑞名物六十有四馬上瑞名物二十有八馬中
瑞名物三十有二馬下瑞名物十有二馬此固蕃
釐首列介祉莫加者矣士俊方膺
寵命總制河東兼攝河南撫莅時開府汴梁敬率屬吏
州民恭仰日華誌慶其月華則得之汝寧府守令
牘報者蓋汝南又豫之最中也既已敬上
賀章請付史宬昭茲來許以示
聖德光昭
天子萬年之慶而悃忱懽忭未已復鞠膝珥筆敷陳大
美而賦之賦曰粵自鴻濛溟涬肇啓皇輿兩曜轉
轂右闢左舒歛光噴景橐籥洪爐朝翔若木夕御
金樞精凝霜兎氣孕跛烏橙金六龍之輦水晶七
寶之都其尊也實稱天子（日月稱天子見起世經）其瑞也第
一苞符恭逢
景運方隆陽春布渥戒周官兮保章候日月於合朔爰
于既望祥開河洛爾時天朗氣清羣陰鮮駁日華

月華重輪照灼煥爛兮若山龍藻火之鮮明層疊
兮若黼黻文章之交錯絪緼兮若泰元媪神之盪
摩紛綸兮若龍頷鳳味之噴薄象圓而中規兮若
天形之笠太極之圖氣純而無纇兮若精金之純
美珠之珞浮動于環中兮若北方夜半之沆瀣東
方昀爽之熹微拱護于環外兮若群仙謁闕之紫
帡上帝端居之黃幄方其始升也非雲非烟輪囷
蕭索及其漸凝也如組如繡暈跗疊蕚又其久旺
也積英積華乾包坤幬洵璇圖之奇瑞兮學士未
能咏歌實芸牒之神符兮詞臣或難揚搉況乎時
不決辰地非千里既東偈而西和亦晝明而夜起
貫珠合璧循環不已月吐華兮真如不夜之城日
曜魄兮又似再巾之世媧皇煉石兮呈五色之孔
多織女成章兮宣七襄之編麗度或遲而或速兮
總見並行道或赤而或黃兮方疑連軌察以玉衡
兮果孰短而孰長測以周髀兮將何同而何異有

喜必雙紀祥者二豈非
聖世洪庥中州盛事歟于是照靈源之龍馬含具淡之
雕雲羽蓋圖圖兮仍合先天之象朱旋緯纏兮聿
成制字之文揚采熊熊映流虹于洛汭飛姿熠熠
掩繞雹于河濆蓋以天開中土地拱
北辰析閒
畿輔雲近
紫宸是以應圖合牒握籙闡珍豈與夫東都神雀宋
郊素麐頫川運理之木澗瀍比目之鱗得以並提
前後輕相等倫也哉于是
天子居青陽之右个舉
耕措之三推是年欽定丁月十七日耕耤三祥風習習澍雨霈霈
麥皆連穗桑無附枝醴泉若釀甘露如飴獸含肉
角禽號朱離九莖瑞穀三秀靈芝虞鳴麟介蟄振
昆政嘉祥咨至道實交施
帝乃穆然而深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惟修德者獲福務

小心以承穆而乃荆河惟豫屢昭威美凡夫輶軒使臣而麗大史紆朱拖紫之班章甫縫掖之士袜首袴褶之衆石戸山農之子總總林林闤闠方趾熙熙皞皞華顛毀齒莫不軒衣張眉雖遲愕眙以為背之縹緗考之傳誌日月之宮有氣必視在上曰冠在下曰履在中曰纓在旁曰珥惟環曰抱紅黃碧紫璧組蔵鞋雲罩旖旎如繪丹青如展紈綺森森炎炎襬襬褷褷凡現此形厥兆大喜昔若日月光華歌于有虞帝舜之朝五色互呈見于少昊金天之氏維我

皇上之德與兄日姊月同明

皇上之功合日域月嵴並暨所以信而有徵大而非侈矧夫

龍飛紀瑞由茲豫始娵訾會日月五星實豫分野而今又鍾其祥黃河符千載一清在豫亘鄉而今又協其祉更且宛豫輔車齊魯尺咫歷下之慶雲匪遥

元日山東奏南府見愛慕家寧陽之麒麟近是上年十二月山東寧陽縣産麒麟與

聖旨若相照而相揮亦一彼而一此是宜對揚

皇庥書之信史凡我小臣衷管以依循天保歌詩之例

顒頌

形擬之河東作賦之才深慚巴里又歌曰五緯汁兮雲

物祥天明明兮日月光金支翠旂兮鸞飛鳳翔

聖人生兮開明堂豫之土兮在中央告

帝閫兮福吾

皇四方來賀兮萬壽無疆藏之金匱兮惟其有慶惟其

有慶兮是

以有年

劉章中天日月光華賦并序

蓋聞寶日揚輝紀由

少昊卿雲布彩頌自

中天寶歷古之靈符為史書所罕覩我

皇上御極十有三年歲當乙卯接令序於四寅日在大

梁布韶光以三月金輪五色瑞應豫州玉宸重光奇徵汝郡曰抱曰戴正符神契之書非烟非雲始驗史遷之筆此皆由我

皇上功超帝紀德邁

天麻協應中州疊昭上瑞制府率同司道屬吏拜手呈圖颺言志慶吮彩毫以畫日騰瑞氣于凌雲仰祝

萬年非拘一體爰灑屑紫省忝乏華文何敢追八伯之歌庶幾效九如之頌乃為賦曰覽九州之分野惟豫際乎中央占星應乎亢角測景準乎陰陽燦浮河之綠字騰入昴之榮光疊靈圖之上瑞薈寶籙之嘉祥惟我

聖天子之乾元出治而離照四方也會娵訾以五緯則豫土之疆也澄河瀆於千里則豫流之長也豈非地居腹壤氣協天關應

熙時之經緯羅信史而輝煌者乎維時至治馨香太和滲漉既厚純禧彌徵茀祿歲在單閼之辰旦中

牽牛之宿瑞露溥珠條風扇燠六幕晴澂九霄清

紛紛現重輪仰瞻丹旭躍彩羽於踆烏拂珙葩于

若木紫與赤其交環碧與黃而迴複錯組繡之繽

紛苕委綏之連屬影抱戴以層層氣輪囷而郁郁

旋繞靄於五雲普照臨於萬目而迺休徵奄奄虒

應重重是月既望夜氣積空蟾蜍滿魄桂栗分叢

燦九枝於玉宇吐七寶于珠宮既浮金之躍躍復

編貝之總總鱗鱗兮機列七襄之錦縷縷兮橋聯

五彩之虹斯又結璘之含暉先應瑞於天中者也

原夫日月雙九作天戶牖歷明晦而循環準轉旋

於左右驗氣朔之盈虛會乾坤之樞紐參霊憲於

星躔慎保章於官守人安作息之常照合升恒之

久斯即治世之符而稱天庥之厚矣況乃布彩必

雙呈祥不偶影的爍而爭奇色璘瑞而雜揉應合

璧于東西煥重光於先後晝與夜而交輝陰與陽

而協朔其為日之華也歷未而始辰其為月之華

也自戊而至丑蓋曠古所希聞實生民所未有而
且地聯列郡景萃中區仰盱赤耀斜睇金樞豫之
官吏交慶皆除豫之士庶忭舞里閭喜近光於
天子維接壤於
皇都先四方而瞻雲就日合萬國而擊壤衆衢念小
臣之詠之始奉
命而载驅值中天之寶曜慶億禩之瑶圖敢濡毫而
仲紙愧繪畫之難摹抒寸丹於葵向效萬歲於嵩
呼

乾隆御覽之寶

河南通志卷七十二